

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日內團體謙虛行為之差異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group modesty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大導寺慎吾

Daidohji, Shingo

指導教授：黃光國 博士

Advisor: Kwang-Kuo Hwang, Ph.D.

中華民國97年7月

July, 2008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日本與台灣之間的謙虛行為規範之文化差異。在東亞各國的語言中，謙虛地描述內團體成員時，有相對敬語／絕對敬語兩種不同的語言用法，本研究因此推論：日本和台灣的文化之間，不只是在語言上，而且在謙虛的行為規範裡也有文化差別。研究一假設：在日本文化中，當發話者和談話對象十分親近的情況，將會壓抑內團體謙虛程度；在雙方彼此疏遠的情況之下，則會促進。但在台灣文化中，則觀察不到這個現象。研究一做台日跨文化調查，結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設。為了解釋上述的台日差異現象，研究二更進一步探討儒家思想和台日各自文化的傳統社會結構模型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導入「上位的公（上位團體）」的情境因素時，在日本文化中，將壓抑內團體謙虛程度。但在台灣文化中，卻觀察不到這個影響。透過本研究可以推論出：在日本文化中，個人會以自己和對方之間所屬的「公家」社會結構關係來判斷自己人／他人。相對之下，在台灣文化中，則是以個人作為主體，來判斷自己人／他人。

關鍵詞：謙虛、相對敬語、內團體／外團體、公。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group modesty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Shingo Daidohj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 of the behavioral norms of modesty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Study 1 focused on relative / absolute honorific expressions featuring the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nferred that: when a person describes his in-group members to an out-group target, there is not only linguistic, but also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ustoms of Japan and Taiwan. Results of Study 1 indicated that, in Japanese culture, speaker's in-group modesty is promoted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aker and target who belongs to out-group was intimate. Vice versa, it is restrained when it was not intimate. In contrast with Japan, this factor does not influence the in-group modesty in Taiwa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difference, Study 2 studied model of traditional social-structure in Japan and Confucian thoughts in Taiwan. Results of Study 2 indicated that, if there exist "upper public" above one self (in-group) and target (out-group) in Japanese culture, in-group modesty is restrained. However, this factor does not influence the in-group modesty in Taiwanese culture. It was inferred through these studies that Japanese judge in-/out-group according to each family's relation to the nested structure of public. But Taiwanese make the judgement according to one's relation with each "independent family".

Keywords : modesty, relative honorific expression, in-/out-group, public.

目次

研究一

第一章 緒論 -----	1
1.1 未能統合的意義空間 -----	1
1.2 筆者的生活體驗 -----	2
1.3 蘊涵在語言裡的價值觀 -----	3
1.4 東亞語言習慣的共同性 -----	4
1.5 日本文化中獨特的語言習慣：相對敬語 -----	5
1.6 社會心理學分析 -----	8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假設 -----	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11
3.1 預備調查 -----	11
3.2 故事情境的製作 -----	12
3.3 研究程序 -----	18
第四章 結果分析和探討 -----	19
4.1 依因素分析選定向度 -----	19
4.2 變異數分析 -----	22
4.3 對話情境別之台日比較 -----	24
4.4 討論 -----	30

研究二

第一章 緒論 -----	32
1.1 謙虛行為的研究史 -----	32
1.2 由內團體到外團體的位置變化 -----	35
1.3 感情的親疏與結構的親疏 -----	39
1.4 有賀的家族理論模型：以「忠」作為社會基礎的日本文化 -----	40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假設 -----	4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49
3.1 故事情境的製作 -----	49
3.2 研究程序 -----	56
第四章 結果分析和探討 -----	57
4.1 依因素分析選定向度 -----	57
4.2 變異數分析 -----	60
4.3 對話情境別之台日比較 -----	62
4.4 討論 -----	65
第五章 綜合探討 -----	67

參考文獻 ----- 69

附錄 ----- 72

附錄1 研究一 測試問卷（華語版） ----- 72

附錄2 研究二 測試問卷（華語版） ----- 78



圖表目次

圖-1	相對敬語的關係結構模型	6
圖-2	研究一情境故事中的關係圖	17
圖-3	研究一：SPF-2·22研究設計概念圖	22
圖-4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25
圖-5	研究一：情境1 日本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26
圖-6	研究一：情境1 台灣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26
圖-7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指導老師時的謙虛程度	27
圖-8	研究一：情境2 日本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29
圖-9	研究一：情境2 台灣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29
圖-10	內團體的優先關係模型	37
圖-11	「自己人／外人」的判斷 關係圖	38
圖-12	西歐的Public/Private 社會結構	40
圖-13	有賀的日本傳統家族模型	41
圖-14	推論1 日本參與者所認知的結構關係	45
圖-15	推論2 台灣參與者所認知的結構關係	47
圖-16	研究二情境故事中的 關係圖	55
圖-17	研究二：SPF-2·2設計概念圖	60

圖-18 研究二：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有／無上位的公」的談話對象	
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63
圖-19 研究二：日本群 各自向度上的謙虛程度變化-----	64
圖-20 研究二：台灣群 各自向度上的謙虛程度變化-----	64
表-1 研究一：因素數值定為1時，各變項的獨特性-----	19
表-2 研究一：調整前的因素負荷量-----	20
表-3 研究一：調整後的因素負荷量-----	21
表-4 研究一：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23
表-5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24
表-6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指導教授時的謙虛程度-----	27
表-10 研究二：因素數值定為1時，各項變數的獨特性-----	57
表-11 研究二：調整前的因素負荷量-----	58
表-12 研究二：調整後的因素負荷量-----	59
表-13 研究二：變異數分析結果-----	61
表-14 研究二：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有／無上位的公」的談話對象	
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62

研究一

第一章 緒論

1.1 未能統合的意義空間

人類都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當中成長，在該成長的空間內採取行動時，必須自行解讀其中蘊含的文化意義，並形成自己的意義世界（箕輪，1997），如此形成的心理內部環境（psychological interior），即稱為意義空間。例如，

「我是綠的。」

「我是藍的。」



聽見以上兩人片段的對話，會解讀成什麼樣的意義？有人腦中或許會浮現出兩個人在同一間服飾店各買了一樣東西，彼此正在描述其不同的顏色。有人或許會認為那是有關政治立場的對話，而將「藍」與「綠」各自解讀成「國民黨」與「民進黨」。

這裡所謂的「文化意義」，就是「綠」與「藍」的辭彙所激起的想像。在台灣

的意義空間裡，綠就在文化上的意義是表示偏向於台灣獨立。但是剛來到台灣的留學生，聽到以上的對話，可能會認為「綠就是代表環保的意義吧？」在這個聯

想中，又牽涉到該留學生所生長的意義空間中，綠色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也就是說，個人在解釋其外在世界中的事務時，賦與經驗意義的架構即為意義空間，意義空間的內容則為文化意義。

在自己所生長的文化中，行為所喚起的情感與該行為是緊密結合的，因此個人無法意識到支配自己行為及其感情的意義空間。但是個人一旦離開他所生長的环境，到異文化中接觸持有不同意義空間的他人，即會以寄居社會（host society）為背景，覺察到源自自有文化的意義空間。以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外國人在不同文化生活上感到種種不適應的感覺，即未能統合「意義空間」導致的結果。個人的行為即使受到外在影響而有所改變，在意義空間的內部管制之下其情感的感受也無法輕易的變更。當行為以及其所伴隨的情感未能統合在同一個意義空間之內時，心中即會產生出不適感或不悅感等（箕浦，1997，p.49）。

1.2 筆者的生活體驗

在日本文化中成長的筆者在台灣社會中生活，也偶而會感到不適及困難。其中之一為「應該如何表現尊敬與謙卑」。日本語法裡存在著「敬語」，個人必須依照自己的立場以及談話對象關係的不同而使用敬語，或是對方向自己使用敬語，來表示相互尊敬或是謙卑的意義。但是華語中並不像如日語那樣有系統化的敬語，因此我在和前輩或初次見面的人對話時，經常很在意自己是否有失禮節的表現。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慣於用敬語的文法來表述上下關係或敬遠關係，一邊彼此互相確認「關係」，一邊進行溝通。例如，在認識年齡相仿的人時，初次見面通常會彼此使用敬語。然而，隨著與對方距離的拉近，就會逐漸捨棄使用敬語。例如，在師生關係中，學生必須對師長使用敬語，師長對學生使用敬語的情形也不為罕見。師長對學生使用敬語表示沒有將學生當成「小孩子」看待，相反地，對學生不使用敬語的情形則散發出較容易親近的氣息。因此，敬語使用與否的判斷基準，並不只是單純為「上下關係」或「年齡差異」，而是受到日本社會中種種關於人際關係的道德觀念以及價值判斷影響。

對日本人而言，敬語是與人溝通不可或缺的工具。像筆者這樣在華語圈生活的日本人來說，失去這個重要的工具，究竟應該如何表達應有的尊敬或謙卑的態度，是很令人困擾的問題：跟長輩溝通時，經常對於只能表達比日語親暱的態度而感到懊惱，跟剛認識的晚輩聊天時，卻不自覺地會感到對方目中無人。由此可見，筆者在使用語言時，雖然已經受到華語這個寄居社會的意義體系而左右，內心的情感卻是隨著自身文化的意義空間在變動。這樣的體驗，正是上述所謂「未能統合的意義空間」。

1.3 蘊含在語言裡的價值觀

研究日語敬語表現的語言學者指出，「敬語使用是拿捏人際關係的社會心理學問題」，研究外國留學生日語教學的語言學家佐佐木瑞枝也指出，「敬語是以日本

人傳統社會心理為基礎所培養出來的。我不時會教導留學生們日本社會中的審美意識、價值觀、道德意識以及人際關係。透過這樣的教學，他們應該更能夠了解日本人使用敬語的心理結構。」(佐佐木，1994)

文化心理學者北山主張「無論是文化或是語言，本身都並不是毫無意義與價值的心理媒介。」 「日語、英語、華語，這些語言構造和用法中，都各自蘊含著一定的文化價值觀」(北山，1997，p.37)。北山主張：使用特定的語言必然是要實踐那蘊藏在語言之中的價值觀。以比較語言習慣為出發點，我們應該能夠探討其背後的道德規範及文化差異。

1.4 東亞語言習慣的共通性

對內集團的謙虛表現或稱呼，是華語、日語、韓語等東亞國家所共有的現象。例如，要表現相當於華語的「敝公司(bi-gong-si)」時，日語裡有所謂「弊社(hei-sha)」的說法，在韓語裡也有「회사(pye-sa)」一詞，轉換成漢字，即為「弊社」。然而，要將該詞翻譯成英語，卻只能用“our company”。在歐美的語言中，不僅沒有與「敝公司」意義相互對應的辭彙，歐美文化中也沒有將自己所屬的公司地位往下放一級，來表示對對方的尊敬習慣。有如，在華語中，已婚男性向家庭之外的人提到自己妻子時，會使用「內人」一詞，將妻子的地位往下放一級來表達謙虛。與自己家人相關的這種用語，在這三個國家的語言中也有其共通點。

如果將同樣的對話內容翻譯成日語，「家內」的稱呼與華語的「內人」(古代

則為「拙荊」或「糟糠」)幾乎能表達相同的語感。但是在英語裡,「內人」卻只能譯為“my wife”,在華文中應有的謙虛以及謙卑的文化意義就沒有辦法表達出來。在東亞鄰近諸國共同存在著「愚妻」「愚息」「拙著」等辭彙,能夠進行橫貫性的翻譯,在歐美文化圈中卻沒有相互對應的辭彙。這不能用華語、日語、韓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簡單事實來加以說明,而必須追溯東亞文化在這些稱呼裡蘊藏著的共同面且具有特徵性的價值觀。所謂內團體的謙虛行為,是先將人分為內團體以及外團體,然後將包含自己在內的內團體地位往下放一級,表現出所謂的謙卑,並表示對外團體的尊重。

1.5 日本文化中獨特的語言習慣：相對敬語

然而,如果我們比較東亞不同文化之間的語言習慣,除了發現其共通性之外,仍有耐人尋味的差異之處。根據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在東亞文化中,日本文化獨特的特徵之一為「相對敬語」的語言習慣(白同善,1993)。這是一種依照發話者、聽話者以及話題中人物的關係,來決定尊敬程度的敬語使用方式。舉例說明如下。

有一家A公司,該公司有X經理與Y屬下。當Y要陳述以X經理為動作主題的內容時,基於X與Y的上下關係,Y必須對X經理使用尊敬語。例如將「X部長見てください(X經理請看一下)」,改為「X部長ご覧ください(X經理請過目一下)」;而「X部長食べてください(X經理請吃看看)」則以「X部長お

召し上がりになってください(X經理請品嚐看看)」來表現。但假設交易對象B公司的Z先生(所謂的外人)打電話到公司，而Y代替X經理接電話時，將用以下的對話(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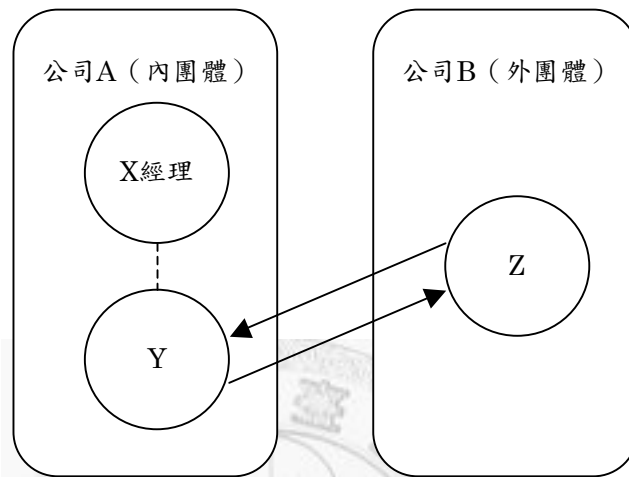


圖-1 相對敬語的關係結構模型。

Z:「X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請問X經理在嗎)

Y:「今Xはおりません(X現在不在)。1時間後にもどります。」

(他一個小時之後回來)

底線的部分是使用尊敬語的描述。網底的部分是使用標準體的描述。在上述Y的發言中，動作主體雖為X經理，但是卻移除了「先生」或「經理」的敬稱，動詞也並未使用敬語。Y首先必須判斷談話的對象(Z)是屬於內團體或外團體。如果對方是屬於外團體的人，發話者在提到屬於內團體的人(X經理)時，不應該使用尊敬語。因此在表面上，Y並沒有當場對X表示尊敬。換言之，對自己而言，談話對象是內團體或是外團體的判斷，將先於判斷動作主體與自己的上下關係。這就是相對敬語的結構。

根據語言學的研究，以上「相對敬語」的用法，只存在於現代日語之中。雖然鄰近的韓國也存在著敬語體系，但韓語中所使用的是「絕對敬語」。對某特定的人物，無論人稱或是場合如何變化，仍然使用固定的敬語。在現代的華語中，既沒有像日語或韓語那樣高度文法化的敬語表現，語言的使用也沒有依照內團體／外團體的區分而發生相對變化的規則及習慣。關於這一點，華語的語言習慣是與韓語較為接近的（朱金和，1989）。由此可知，在東亞各國中，相對敬語可以說是日本文化裡獨特的語言習慣。

語言學家佐治圭三（1997）透過研究學習日語的中國學生，發現日本人在以日語對話時，時常會一邊判斷：對方對自己而言是否為親近的熟人，或不太親近的他人；是上司、同事、或是下屬；是需要保留一些距離的人，或是不必要保留的人等，來分別使用敬語。在上述的例子中，對接到電話的Y而言，B公司的Z已經被定位成「外人」，因此他在傳達X經理不在的訊息時，並不使用尊敬語。談話對象被判斷為「不太親近的外人」，話題中的人物是屬於內團體中「親近」的他人，因此雙方的位置關係就會產生相對化的變化。如果假設談話對象不是Z，而是同樣身在A公司的人，Y對X經理則要維持應有的敬語表現。這是因為在同一個內集團裡，並不會發生所謂相對化的情形。

1.6 社會心理學的分析

在東亞國家的文化之間存在著上述語言習慣的差異，筆者認為：這是研究日本文化與台灣文化道德規範與價值觀的特徵性差異的一個良好啟示。這個想法正是本研究的出發點。近年來，日本的社會心理學界有關謙虛以及自己謙卑傾向的研究非常的盛行。但其內容多半是以東西二分作為前提，強調「在歐美文化之中有著自我抬升（self-enhancement）的文化傾向，相對地在東亞文化之中則有著自我貶抑（self-effacement）的傾向。」從歐美文化的角度來看，台灣也如同日本以及韓國一樣，毫無疑問的可以劃歸在使用自我謙卑溝通的文化圈裡。但是有關謙虛以及自我謙卑的現象，在東亞各國的內部之間究竟存有何種程度的共通，抑或其細節究竟有何相異，卻沒有進一步的詳盡探討。本研究即是希望針對謙虛研究中的此一空白地帶，透過「東亞的文化間比較」，來探討台日間的文化差異。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在「內團體／外團體」以及親疏關係的認知，跟尊敬／謙讓行為的關連性中，台日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本研究所關心的並不是比較語言學中所謂「日語及華語有何不同／為何有所不同」的問題，而是關於尊敬／謙讓表現的使用基準問題，針對他人的認知以及評價的心理層面，作為比較與分析的對象。本研究將根據語言學的觀點，擬訂幾個關於「內團體／外團體」認知的假設，再使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來進行檢驗。在研究一中，將先根據比較語言學的論點，推論關於謙虛行為與自我謙卑認知的文化差異，並設計實徵研究加以檢驗。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假設

研究一的目的旨在分析親疏關係對於內團體謙虛行為的影響。如同語言學者對於絕對／相對敬語的研究，日本人經常依照發話者以及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將尊敬／謙虛對象相對化。在描述自己的父親以及公司的上司等內團體的上位對象時，「內團體的尊卑關係」將受到「談話對象與自己親疏關係」的影響而產生相對化。換言之，對自己而言，談話對象是定位在親近或不親近的位置，在語言使用等級上，需要用一定的謙虛表現。但是，在日本以外的絕對敬語文化中，上述要素卻不至於影響語言的使用方式。研究一的主旨除了探討這種傾向的語言習慣之外，希望更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心理因素。

本研究假設：代表日本與台灣之文化特徵「行為規範」差異，將會導致日常語言習慣「現象」的不同。並對有關謙虛的行為作如下之推論：

例如在以自己父親為話題，向家族或親戚以外的外人作描述時，東亞文化由於存在著對內團體表現謙虛的行為規範，因此無論是在日本或台灣，都傾向於將自己父親的事情謙虛地向聽話者表達。然而，在使用相對敬語的日本，當談話對象是很親近的關係他人時，「應該將自己父親的事情謙虛地表現」的謙虛程度將受到壓抑。相對的，當個人與談話對象關係非常疏遠時，將能夠促進謙虛程度。但是，在絕對敬語文化的台灣，則與上述不同。個人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將不會影響內集團的謙虛程度。

換言之，本研究推論：日本文化是優先著眼與對方關係是親近或是疏遠，再決定謙虛的程度；而台灣文化則是無論對方是親近或是疏遠，皆表示一定程度的謙虛。

本研究區分屬於內團體的他為「父親／公司的上司／所屬研究班的指導教授」，以謙虛的方式向對方表達稱為「內團體謙虛行為」，發話者將自己的事情謙虛地表達則稱為「自我謙卑」。此外，感到應當用謙虛方式表現內團體中他人之事務的心理傾向則稱為「內團體謙虛程度」。近年來，社會心理學中有關自我謙卑的研究十分盛行（e.g. 村本、山口，1997；吉田、浦，2002）。但是將謙虛的範圍擴大到自己所屬的內團體，並對有關內團體之他人的事務表現謙虛的「內團體謙虛行為」，目前幾乎沒有相關的先行研究。不僅如此，以往雖然有許多關於謙虛行為的東西文化比較研究（e.g. 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但是亞洲圈內的文化間比較卻極為少見。因此，本研究針對「發話者／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對「內團體謙虛程度」的影響，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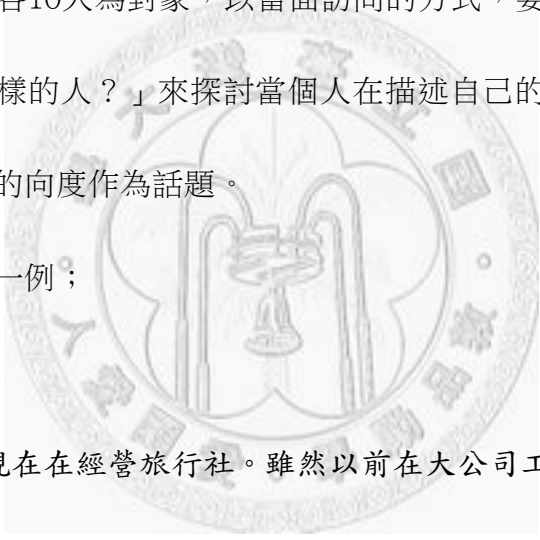
在日本文化中，當談話對象對發話者十分親近的狀況，將壓抑內團體謙虛程度，在雙方彼此疏遠的狀況之下，則會促進內團體謙虛程度。但在同樣屬於東亞洲文化圈中的台灣社會中，則觀察不到這樣的現象。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預備調查

研究一用情景脈絡設定法來探討發話者在提到自己所屬內團體中的上位對象（在此設定為「父親」以及「指導教授」）時，如何向對方表達。為設定本調查故事情境中所使用的謙虛項目內容，進行實施了簡單的預備調查（pilot study）。以日本及台灣的大學生各10人為對象，以當面訪問的方式，要求他們描述「你的父親／指導教授是什麼樣的人？」來探討當個人在描述自己的父親或指導教授時，通常會舉出哪些事情的向度作為話題。

以下為訪問回答的一例；



「我爸爸現在在經營旅行社。雖然以前在大公司工作，自從生了我之後就自行創業了。剛開始經濟情形很不好，所以之前好像挺辛苦的（努力）。現在就好多了，不時會承接很多團體旅行的行程安排喔（成就）。雖然他很忙，周末常常不在家，可是常常帶全家一起去爬山，算是感情還不錯吧（親密度）。他跟我不一樣，是個有條有理的人（人品）。」

將每人的回答依上述方法進行分類，整理出現頻率高的項目，結果決定以「能力」／「努力」／「名聲」／「成就」／「人品」／「尊敬度」／「親密度」等

七個向度，做為參與者對外團體之他人敘述內團體之特定人物時，必須表達謙虛的內容項目。

3.2 故事情境的製作

參與者必須透過情境故事 (scenario) 的設定，設想「對談話對象描述某個不在場人物的情境」。此不在場人物 (話題中的第三者) 為發話者所尊敬的某位內團體的特定人物，即「父親／指導教授」，並且設想兩個談話對象，一為「對發話者而言屬於外團體，卻很親近的人物」，另一為「對發話者而言屬於外團體，且十分疏遠的人物」，各自針對第三者的話題進行對談。此時，要求參與者評估：對於話題中第三者的各個向度，應該表現何種程度的謙虛態度，希望藉此探討：參與者根據談話對象不同的親疏關係，其「謙虛程度」將產生何種程度的變化。

茲以向參與者提示的情境故事為例，作具體的說明：在問卷的第二個情境故事中，向參與者所提示之學生與指導教授的故事為 (見次頁)：

李建國是 S 大學碩士班 2 年級的學生。他的指導教授王哲明，是五十多歲，非常優秀的學者。他每年精力充沛地發表論文，不輸給年輕研究者，在學會經常得到很高的評價。他到現在得到很多獎賞，常受託國內外的演講。在校園內，他的能力和成果都到達最高水準，是李建國最尊敬的教授。而他很熱心照顧自己的學生，隨時都很親近地對待大家。他很溫柔，人品很紳士。李建國有問題可以去找他，對他有很親近的感覺。

情景中的主角為李建國，王哲明是他的指導教授。王哲明在能力／努力／名聲／業績／人格等五個向度上都是非常優秀的人物，因此李建國不僅對王哲明「尊敬度」非常高，對王哲明所抱持的「親密度」也非常高。藉由提示兩位登場人物的關係，再讓參與者閱讀如下的對話情境（見次頁）：

[對話情境1]

李建國在校園內遇到同班同學小麗。因為他們兩個的指導教授不同，所以最近上課上較少碰到，不過他們都屬於同一個社團，還是常會見面。李建國和小麗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什麼困難，都會互相幫助。

李建國：「嘿，辛苦了。你剛下課了啊？」

小麗：「不是啊。我剛去找我的指導老師耶」

李建國：「論文的指導嗎？怎樣？老師跟你說什麼嗎？」

小麗：「有啊。我的老師很嚴格，所以真的很辛苦耶。我有點開始想，，，我會不會換題目耶。欸，你的老師應該，，，是王哲明老師吧？因為我沒上過他的課，所以不太知道耶。王老師是什麼樣人呢？」

李建國：「他就是．．．」

對話情境故事1中的人物關係可整理如下：

- 發話者：李建國
- 談話對象：小麗
- 話題中的第三者：王哲明教授

本研究要讓參與者回想「發話者與談話對象的關係」如下；

- 對李建國而言，小麗是關係非常親近的人物
- 王哲明是研究班的指導教授，由他與學生建國之間的關係可以推斷，小麗是屬於外團體的人物

換言之，當李建國和小麗以王哲明教授為話題時，對李建國而言，小麗是「屬於外團體的親近人物」。換個角度來說，李建國與小麗為同一所大學的同學，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大學」將兩人劃分為屬於同一內團體。但是在上述對話中，兩人是在站在「不同研究班」的立場，互相討論各自的指導教授。所以在本情境中兩人的關係，是屬於不同團體的人物。

然後，和對話情境1比較，對話情境2提示的內容（見次頁）：



[對話情境 2]

有一天，李建國參加研討會的時候，有個坐在旁邊的人和他搭訕。這位學生叫許美真，是念M大學的研究生。她跟李建國一樣，目前也在念碩士2年級。因為是初次見面，她很客氣地和李建國搭訕。

許美真：「你好．．．我叫許美真。在M大學念書。」

李建國：「你好。我叫李建國。在S大學念書。」

許美真：「喔，你念S大學喔。」

李建國：「對，我在王哲明老師的研究室，做文化比較研究。」

許美真：「啊，你王教授的學生喔。他非常有名耶。可是我沒有看過，還不認識他。王教授是什麼樣的人呢？」

李建國：「他就是．．．」

對話情境 2 的人物關係可整理如下：

- 發話者：李建國
- 談話對象：許美真
- 話題中的第三者：王哲明教授

與對話情境 1 比較，唯有談話對象不同，其他所有條件的變化都控制至最小。

本情境希望參與者回想「發話者與談話對象的關係」如下：

- 對李建國而言，許美真是關係不太親近的人物
- 由研究班的指導教授王哲明以及學生李建國之間的關係可推斷，李美真是屬於外團體的人物

與對話情境1不同的是：李建國與許美真的關係並不太親近。另一方面，對李建國而言，談話對象是屬於外團體的人物。因此，李美真對李建國可以說是「屬於外團體，並且不親近的人物」。

上述關係可以關係圖整理如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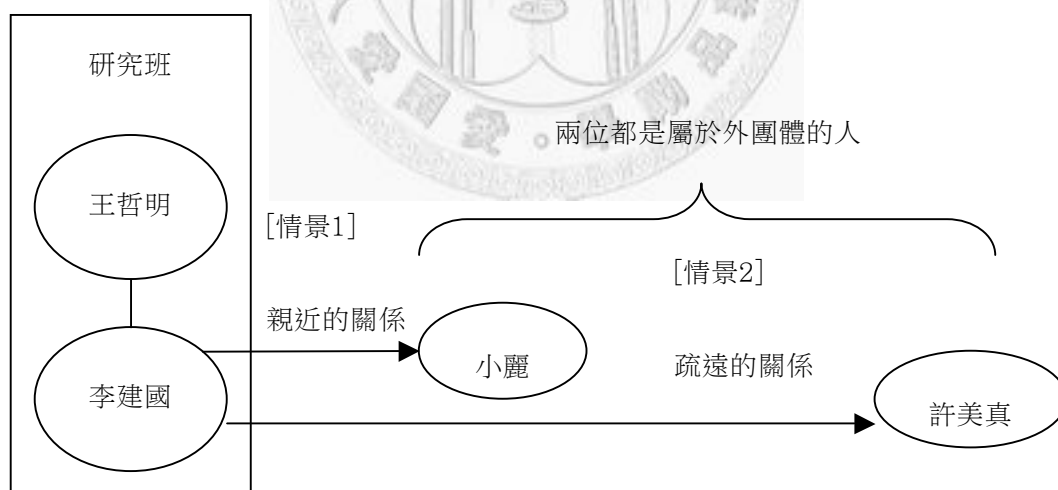


圖-2 研究一情境故事中的關係圖。

讓參與者充分理解情境設定以及兩種對話情境之後，再問參與者：如果自己是李建國（發話者）的話，對於小麗以及李美真（談話對象）會以何種程度的謙

虛，來描述自己指導教授（話題中的第三者）的能力／努力／名聲／業績／人格、發話者與指導教授之間的親近程度、以及發話者對於指導教授的尊敬程度等七個向度。參與者必須針對這七個向度，在李克特四點量尺上評估「關於○○的事情，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3.3 研究程序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在日本為日文，在台灣則用華語的版本，並用還原翻譯（back translation）的方法，求其內容的統一性。問卷內容附於文後。2005年11月上旬至2006年1月上旬期間，以國立台灣大學以及東京都內的早稻田大學的大學生以及研究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以集體施測的方式在現場發送，並回收。台灣方面的有效問卷為86份，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22.83歲（SD=3.69）。日本方面則為86份，平均年齡為20.36歲（SD=2.96）。

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依因素分析選定向度

本研究要求參與者在七個向度上評估：當他提到話題中第三者的某一個層面時，需要表現謙虛的程度。就日本語言使用的習慣來說，參與者提到居上位的第三者時，並不是每一個層面都需要表現謙虛。因此，在進行正式分析之前，先對參與者在預備調查中對七個項目的反應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假設：該量尺所測量的共同因素只有單一的「謙虛程度」。因此本研究設定因素的數值為1，並以此計算各項目的因素負荷量。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能力／努力／名聲／成就這四個變數背後存在著共同的因素。相對之下，人品／親密度／尊敬度三個變數則有較高的獨特性（uniqueness）（見表－1），和較低的共同性（communality）（見次頁表－2）。

表－1

研究一：因素數值定為1時，各變項的獨特性。

變數	能力	努力	名聲	成就	人品	親密度	尊敬度
Uniquenesses	.411	.493	.390	.407	.592	.834	.715

表-2

研究一：調整前的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共同性 (communality)
能力	.767	.589
努力	.712	.507
名聲	.781	.610
成就	.770	.593
人品	.639	.409
親密度	.407	.166
尊敬度	.534	.285
特徵值 (SS loading)	3.159	
解釋量 (proportion var.)	.451	

將人品／親密度／尊敬度等三個項目剔除之後，再以同樣方法進行因素分析，其結果列如次頁表-3。

表-3

研究一：調整後的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共同性 (communality)
能力	.768	.589
努力	.672	.452
名聲	.849	.721
成就	.815	.664
特徵值 (SS loading)	2.426	
解釋量 (proportion var.)	.606	

將人品／親密度／尊敬度等三個項目去除後，共同因素的解釋量也從.451提高到了.606。因此研究將使用了能力／努力／名聲／成就等四個向度來測量參與者的謙虛程度。這四個向度的共同點，可以用Lin與Yamaguchi（2003）指出的利己特質（self-profitable traits; SP特質）與利他特質（other-profitable traits; OP特質）之區分，來加以說明。根據Lin與Yamaguchi（2003）的研究，日本人在提到「能力高」、「權力大」等對自己有利的特質時，會積極地表現出自我謙虛，但是在提到諸如「正直」、「良好品行」等對周圍他人產生利益的特質，則不會表現出自我謙虛。本研究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擁有共同因素的能力／努力／名聲／成就均為SP特質，沒有共通性的人格特質則多為OP特質。此外，親密度並不屬於這兩類範疇。將不適用於測量謙虛的項目刪除之後，其餘的共同因素稱為「內團體謙虛程

度」，該四個向度的合計分數，則稱為「內團體謙虛程度得分」。

4.2 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要求參與者在「內團體的他人（父親／指導教授）」以及「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親近／疏遠）」 2×2 共4個條件中回答問題。因此本研究的設計是以「文化（日本／台灣）」為受試者間變項，「內團體的他人」與「與談話對象的親疏」為受試者內變項的分割實驗設計（Split-Plot Factorial Design; SPF-2·22）。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圖和變異數分析結果，分別列於圖－3和表－4：

A:文化（ a_1 :日本、 a_2 :台灣） B:親疏（ b_1 :親密、 b_2 :疏遠）

C:內團體的他人（ c_1 :父親、 c_2 :指導教授） n:參與者

		Treat. Comb. $a_j b_1 c_1$	Treat. Comb. $a_j b_1 c_2$	Treat. Comb. $a_j b_2 c_1$	Treat. Comb. $a_j b_2 c_2$
A_1	n_1	$a_1 b_1 c_1$	$a_1 b_1 c_2$	$a_1 b_2 c_1$	$a_1 b_2 c_2$
	\vdots	\vdots	\vdots	\vdots	\vdots
	n_i	$a_1 b_1 c_1$	$a_1 b_1 c_2$	$a_1 b_2 c_1$	$a_1 b_2 c_2$
A_2	n_{i+1}	$a_2 b_1 c_1$	$a_2 b_1 c_2$	$a_2 b_2 c_1$	$a_2 b_2 c_2$
	\vdots	\vdots	\vdots	\vdots	\vdots
	n_{2i}	$a_2 b_1 c_1$	$a_2 b_1 c_2$	$a_2 b_2 c_1$	$a_2 b_2 c_2$

圖－3：研究一：SPF-2·22研究設計概念圖。

表-4

研究一：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result table)。

Source	Sum Square	df	Mean Square	F-value	P-value
文化	52.47	1	52.47	3.24	.075
親疏	672.10	1	672.10	86.74	.0001*
文化×親疏	109.12	1	109.12	14.08	.0001*
內團體的他人	110.72	1	110.72	33.44	.0001*
文化×內團體的他人	87.96	1	87.96	26.57	.0001*
親疏×內團體的他人	1.14	1	1.14	0.49	.485
Total	6062.51	687			

* $p < .001$.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親疏」的主要效果 ($F=86.74$, $p<.001$)，以及「親疏」而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 ($F=14.08$, $p<.001$) 達到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顯示：對發話者而言，談話對象是屬於親近或疏遠的情況，會顯著的影響參與者的內團體謙虛行動，但在台灣以及在日本的影響方式則有所不同。

同時，「內團體的他人」的主要效果 ($F=33.44$, $p<.001$)，以及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 ($F=26.57$, $p<.001$)，也都達到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顯示：參與者對家族內的血親，以及學校內的非血緣關係之尊長，其內團體的謙虛程度有所不同。

這兩者的不同在日本以及在台灣都有明顯的差異。

「文化」因素的主要效果不顯著 ($F=3.24, n.s.$)。由此可知：在不考慮情境條件的狀況下，日本以及台灣參與者的謙虛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4.3 對話情境別之台日比較

接著再進一步比較日本以及台灣的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自己父親的事情時，表現謙虛的程度分數如表-5及圖-4所示：

表-5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日本		台灣	
	平均	SD	平均	SD
親近 (情境1)	11.07	2.55	10.28	2.01
疏遠 (情境2)	12.35	2.76	10.44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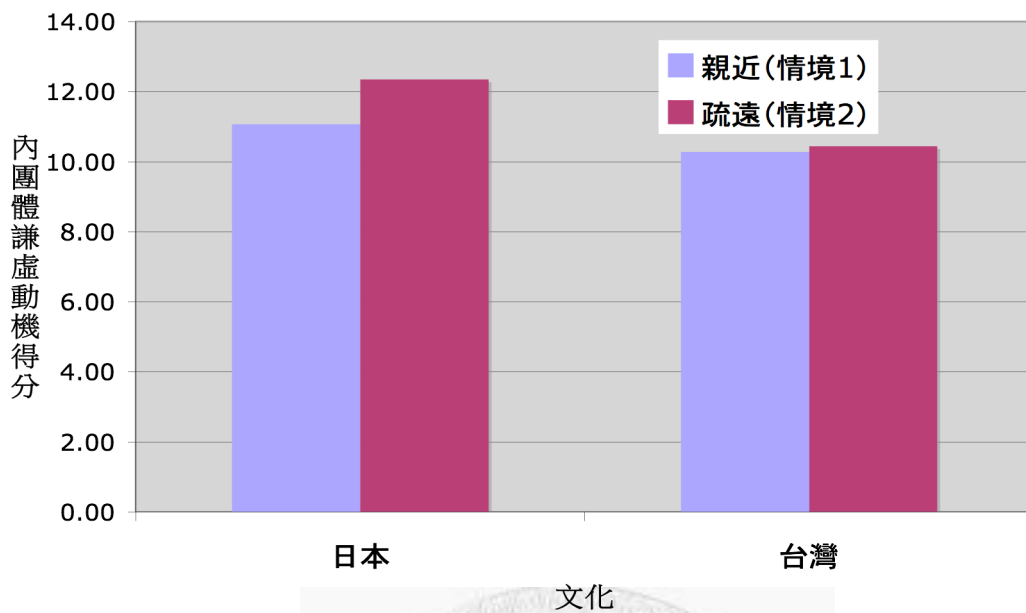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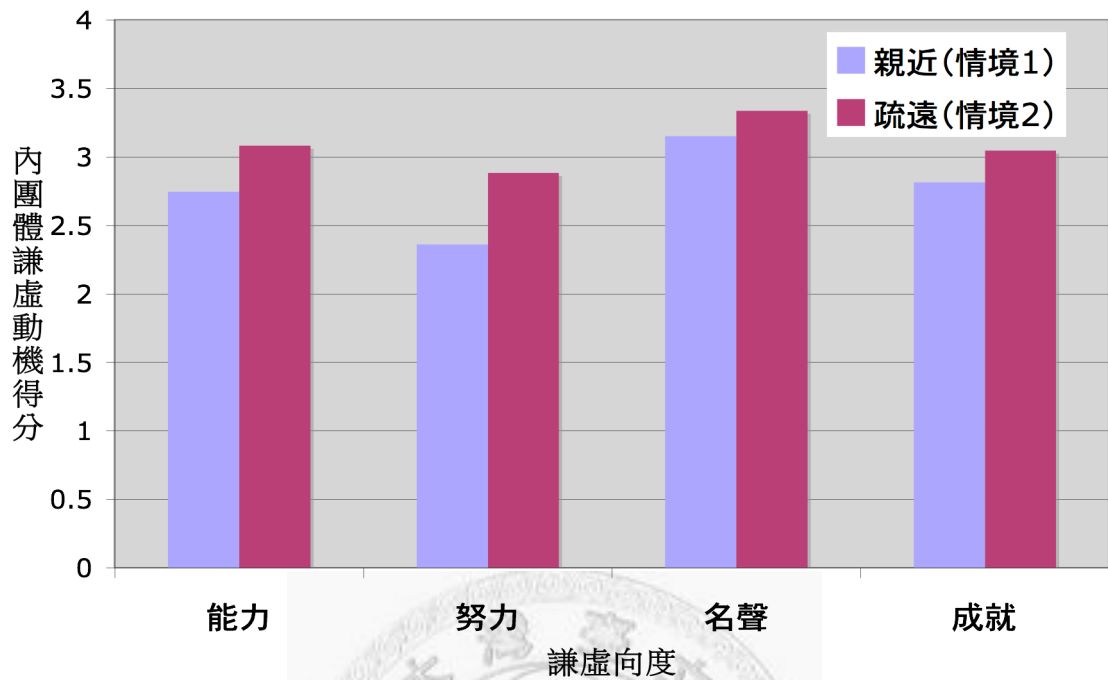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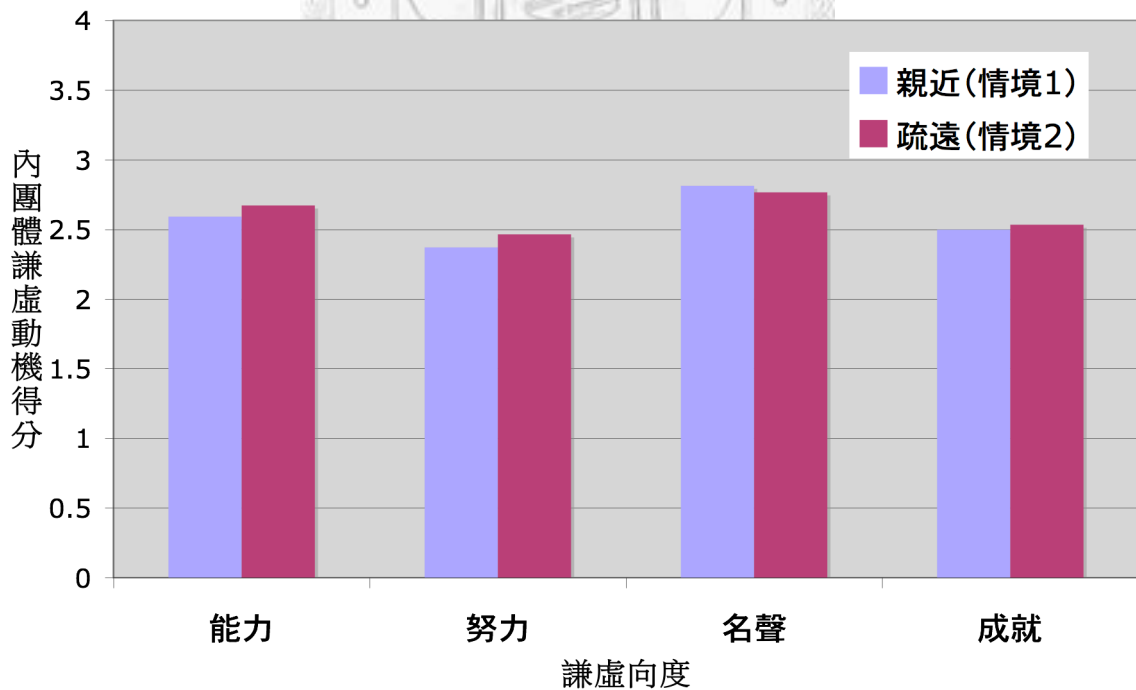
圖-4：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上述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文化與談話對象的親疏之間有著交互效果。進一步作t-檢定的結果顯示：在日本參與者中，當發話者和談話對象較為「疏遠」時，其內團體謙虛程度($m_2=12.35$)比雙方關係「親近」時($m_1=11.07$)有所增加($t=5.36$, $p<.001$)。

本研究同時亦將日本及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之對象提到父親時，在各向度上表現出來的內團體謙虛程度變化，分別以圖像表示如圖-5、6，以供參考：



圖—5：研究一：情境1 日本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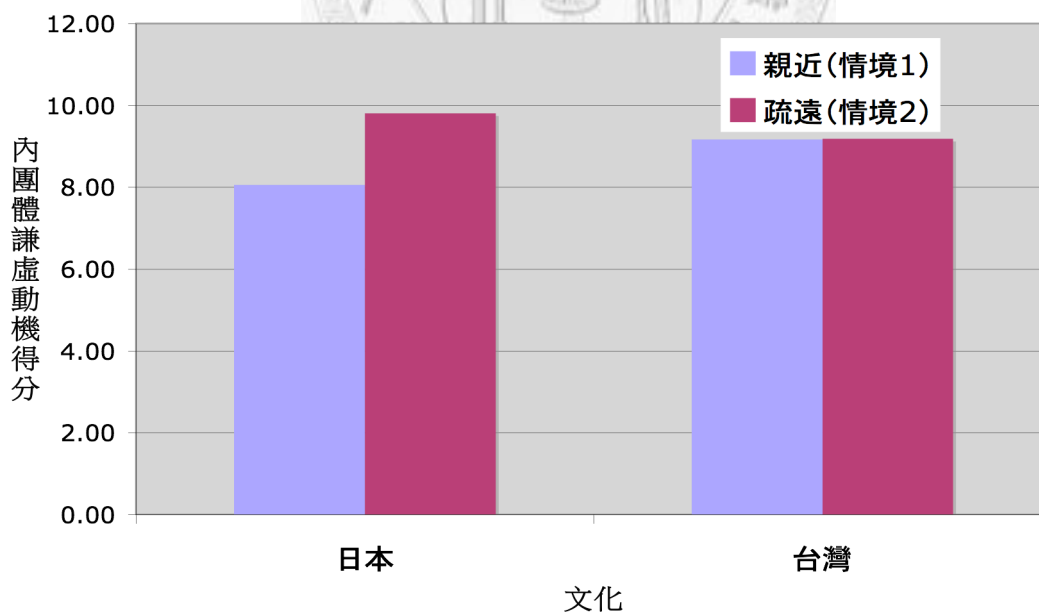
圖—6：研究一：情境1 台灣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此外，台灣及日本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自己指導教授的事情時，表現謙虛的程度分數如表一6及圖一7所示：

表一6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指導教授時的謙虛程度。

	日本		台灣	
	平均	SD	平均	SD
親近(情境1)	8.06	3.51	9.17	2.43
疏遠(情境2)	9.81	3.32	9.19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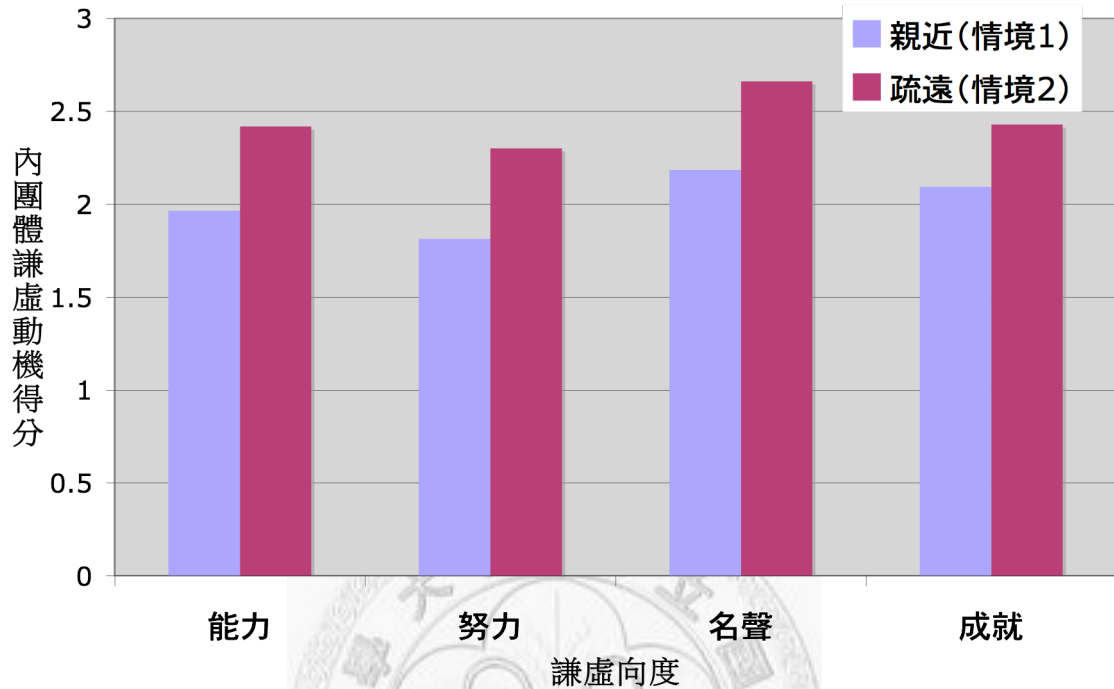


圖一7：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指導老師時的謙虛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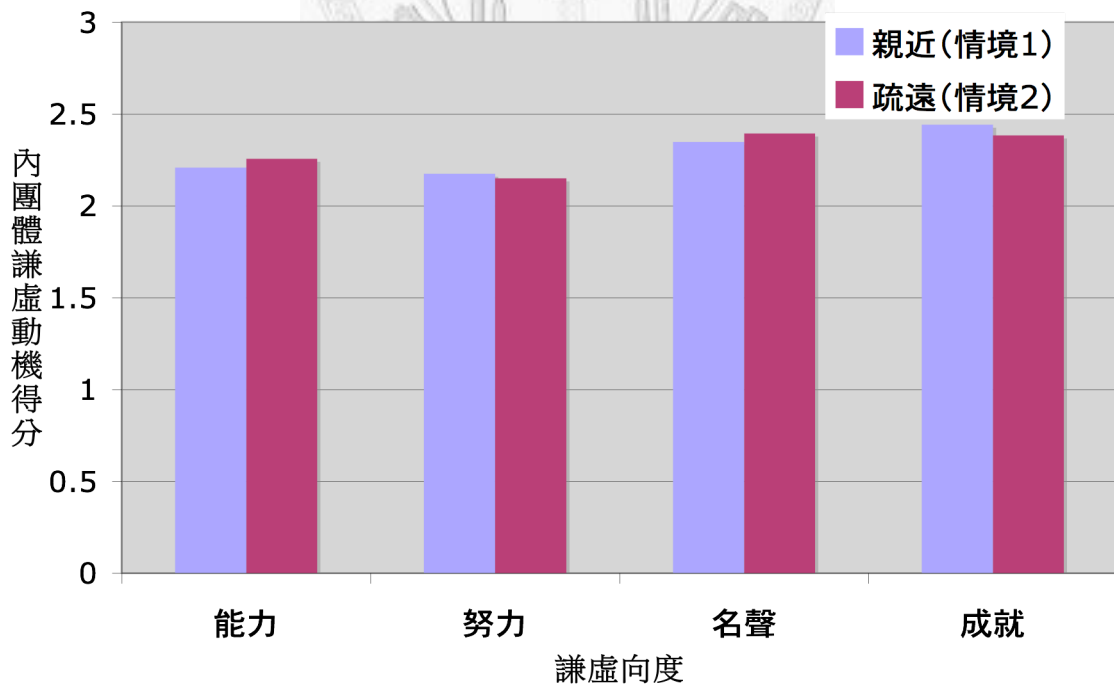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內團體的他人」會影響內團體謙虛程度的強弱。換言之，和提到父親時實行謙虛程度 ($m_1=11.03$) 相較之下，提到學校的指導教授時實行謙虛程度 ($m_2=9.06$) 較弱 ($t=8.97, p<.001$)。以日本與台灣的參與者作比較，得知：對日本參與者而言，與發話者和談話對象親近時相比 ($m_1=8.06$)，當雙方關係疏遠的時候其內團體謙虛程度 ($m_2=9.81$) 會有所增加 ($t=4.80, p<.001$)。然而，台灣的參與者並沒有顯示出上述傾向 ($t=0.07, n.s.$)。以上的結果均與情境1的發現一致。

同樣的，本研究亦將日本及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之對象提到指導教授時，在各向度上表現出來的內團體謙虛程度變化，分別以圖像表示如次頁圖-8、9，以供參考：





圖一8： 研究一：情境2 日本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圖一9： 研究一：情境2 台灣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4.4 討論

本研究是針對發話者以及談話對象之間的親疏關係是否會影響發話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進行日本以及台灣之間的跨文化比較。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在日本參與者中，當發話者與談話對象關係親近時比在疏遠的時候，其內團體謙虛程度有較高的傾向。可是，在台灣參與者方面，發話者與談話對象之間的親疏因素，卻不會影響發話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在陳述自己父親和指導教授的案例中，都能夠觀察到上述台日差異的現象。根據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推論，當個人對內團體的事情進行謙虛的描述時，日本語言中有依照談話對象與自己的關係來判斷「應以何種程度的謙虛來表達」的行動規範。但在台灣卻沒有類似的行動規範。本研究的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推論。

本研究認為：台日之間的語言習慣上的差異，應是各個文化中具有特徵性的不同行動規範中所造成。在使用日語時，發話者如果不清楚個人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就無法正確的使用敬語。為了要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正確地使用敬語，日本人不得不對親疏關係抱持一定的敏感度。本研究的結果也顯示：日語獨特的相對敬語用法，反應出十分重視外團體之間親疏關係的行動規範。筆者在此並無意窮究：到底語言習慣是從心理傾向所產生，或心理傾向是由語言習慣所產生，而是認為：「文化」應包含兩者在內，應從兩方面一起來做探討。

正如北山（1997）所提過的，在像日語以及華語各自的語言構造與用法中，我們能夠探討在各自文化裡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觀。在研究二中，我們將從蘊含在文化中的價值觀和行動規範，來解釋我們在研究一中所發現的日台差異現象。



研究二

第一章 緒論

1.1 謙虛行為的研究史

研究一確認日本與台灣兩文化之間存在著下述差異：在日本文化中，對發話者而言，和談話對象關係親近的情形下，對以謙虛方式論述內集團成員的程度將會有所壓抑，然而，在疏遠的情形下，則會促進內集團的謙虛程度。相對的，在台灣文化中，與對方的親疏關係並不影響發話者論述內集團的謙虛程度。研究二將進一步分析：發話者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如何影響謙虛溝通，希望藉此解釋研究一中所發現的台日文化差異。

探討發話者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以及謙虛溝通的關係時，必須先回顧社會心理學中有關謙虛行為的研究。近年來有關謙虛行為的研究，大多被視為是理解人類社會行為的一個方向。在日本，採用實徵研究方法而可稱為自我貶抑研究之前鋒者，則為吉田、加來、及古城（1982）的研究。他們將謙虛行為的自我貶抑（self-deprecating）當做是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 Tedeschi & Norman, 1985；安藤，1994）與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 Schlenker, 1980）的一環，並將自我貶抑定義為「對於他人選擇性地呈現否定自己的一面，並且避免積極的呈現自己肯定的一面。」（吉田 & 浦，2003）。吉田、加來、及古城（1982）的

研究結果發現：屬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小學五年級學童，對於表現自我貶抑的他人比表現自我抬升（誇飾自己能力）的他人，在能力與人格兩方面均給予更為正面的評價。遠藤（1995）研究找工作時在申請文件中所使用的謙虛表現，發現謙虛比自我抬升更能夠使對方產生出正面印象。以上結果顯示：日本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從小就開始學習對外收斂自己，並將之內化。

此後，因為Markus與Kitayama（1991）指出「東亞謙卑的自我評價」現象，而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Markus與Kitayama（1991）強調歐美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自我抬升現象，在日本等東亞洲文化圈中卻付諸闕如的經驗事實，並將自我（self）的問題以比較文化的觀點來加以解釋。根據他們的看法，歐美以及東亞的文化底層，各有不同的「文化性自我構念」；歐美人以及東亞人依文化性自我構念所生成的基本心理歷程，也有所不同。他們主張：東亞所存在的自我貶抑的行為規範，反映出東亞文化的自我構念。北山（Kitayama）認為：日本人對人表現出自我貶抑傾向的原因，是不同文化的制約下所產生的自我概念差異（北山，1997）。然而，針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從溝通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y）的角度，提供另一種解釋。從自我整飾的觀點來看，將自己貶抑的傾向可以定位為刻意與內心相違的行為（所謂「謙虛」）（村本 & 山口，1997；Lin & Yamaguchi, 2003）。從這個角度來看，自我呈現的風格規範與社會評價，將會反映在自我整飾的行為之中。愈是強調謙虛的行為規範，個人對外表現的自我評價愈會趨於自我貶抑。

從文化性自我構念的角度來看，「實行自我貶抑」的行為適合相互依存的自我構念，反映出不追求自我肯定的評價。從自我整飾的觀點來看，「實行自我貶抑」的目的，是為了要給予他人良好的印象。自我貶抑也被定位為刻意塑造正面印象策略性行為。嚴格來說，以上兩種觀點並不互相排斥（村上 & 石黒，2005）。

自我整飾的觀點認為：實踐謙虛行為是以該行為的目標對象作為主要考量，雙方互動（interaction）的結果，而不是由實踐謙虛行為者單方的自我構念以及社會規範所決定。吉田與浦（2003）注意到目標對象對於謙虛行為的「否定反應」。當個人向對方呈現出自處卑下的自我構念，再透過對方以「別這麼說」的否定行為，來得到良好的評價，就是所謂的否定反應。吉田與浦（2003）指出兩個很重要的論點：第一，藉由謙虛行為的實踐，將有促進適應的直接效果；第二，透過對方的否定反應，造成促進適應的間接效果。他同時指出，當自我貶抑行為是被期盼的價值觀與規範時，自己心裡要以何種程度來接受（即內在化程度），實屬個人差異，可稱為「自我貶抑規範的內在化」。吉田與浦（2003）指出：在自我貶抑規範內在化程度高時，有促進直接性適應的效果；相對的，在自我貶抑規範內在化程度低時，則有促進間接性的適應效果。此外，村上與石黒（2005）指出：不僅是謙虛的實踐者，互動對象所表現出的支持謙虛程度，即認為謙虛會導致對方良好態度的信念，也會影響謙虛行為的表現。總而言之，謙虛行為是實行者以及接受者雙方的內在化行為規範，其中含有許多關於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的變數，已逐漸成為當今學者的主流觀點。

1.2 由內團體至外團體的位置變化

研究一提到，在日本文化中，相對敬語的用法，對發話者而言，並不能自由選擇使用尊敬語以及謙讓語，而是「在一定的狀況下，必須使用這種尊敬語／謙讓語」的文法規範。研究二首先要探討的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導致語言使用產生變化的「一定的狀況（社會脈絡）」究竟是何種情境。此處將藉由分析：在何種狀況下，日語的敬語會產生相對活用的情形，來理解內在化謙虛行為規範，並說明「在何種狀況下，人們會期盼謙虛行為」。

研究一已經突顯出：發話者及其目標對象之間的親疏關係對謙虛行為的影響，但在此處必須重新思考「親疏」的定義。在論述內團體成員時所表示的謙虛行為，是將自己所屬的內集團放大，做為自己的大我，並向屬於外團體的對象表現出謙虛的態度。但是，其實即使對方是屬於外集團，依照自己與目標對象在社會結構上的關係位置不同，謙虛行為也有消失的時候。以下將以具體實例來作說明。首先在此再度提出研究一緒論中所舉的相對敬語例子：

(a) 交易對象B公司的Z先生(所謂的外人)打電話到A公司，Y代替X經理接電話

時，作出以下的對話：

Z：「X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請問X經理在嗎?)

Y：「今Xはおりません (X現在不在)。1時間後にもどります。」(他一個小時之後

回來)

底線的部分是使用尊敬語的描述，網底的部分是使用標準體的描述。在Y的發言中，動作主體雖為X經理，但是卻免除了「先生」或「經理」的敬稱，動詞也並未使用敬語。Y首先將判斷：談話的對象(Z)是屬於內團體或外團體。如果對方屬於外團體，發話者提到屬於內團體的人(X經理)時，不應該使用尊敬語。因此Y對X表面上並沒有當場表示尊敬。

相對之下，在下列(b)的例子中，Y的內團體謙虛行為就會消失：

(b) X經理的太太打電話到公司，Y代替不在的X經理接電話時，作出以下的對話：

X經理的太太：「Xはおりますか？」(X在嗎?)

Y：「X部長はいらっしやいません。1時間後に戻られます。」(X經理目前離席，一小時之後回座)

與(a)同樣的底線部分為尊敬語的表現，而網底的部分則是謙讓語的表現。在(b)與(a)兩個例子中，尊敬語及謙讓語的位置完全的置換了過來。雖然雙方的發言都是以X經理作為動作主體，但X的太太對X並未使用「先生」或「經理」的敬稱，動詞也沒有使用敬語。相對的，Y則與(a)例子時不同，不僅對X使用敬稱，而且對X經理使用了尊敬語。

至於發生這種變化的理由，是因為跟Y與X經理之間的內團體關係（公司）相比，X經理與其太太之間的內團體關係（家人）較為優先，Y判斷自己對X夫婦而言，是屬於外團體（非家人）的立場，因此產生敬語用法上的變化（如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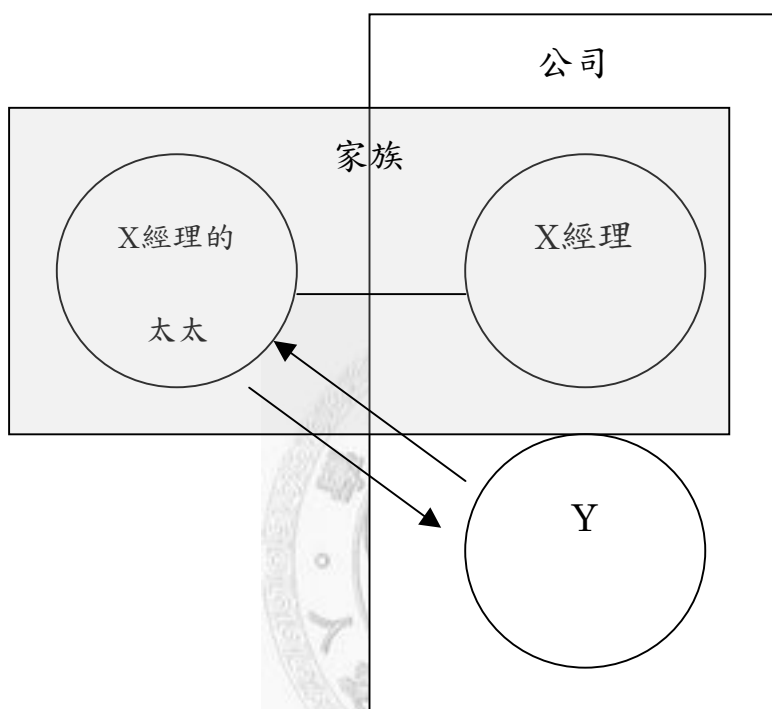


圖-10：內團體的優先關係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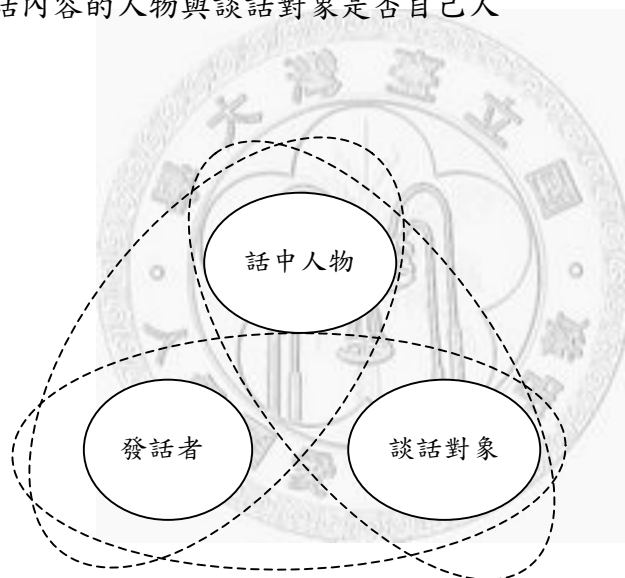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依照對話目標的不同，X經理與Y之間可以是內團體的關係，也可以是外團體的關係。由於謙虛是用來描述自己以及自己所屬的內團體，如果X經理與Y是屬於外團體關係，Y在描述X經理的事情時，就沒有謙虛的必要，也不應該表現謙虛。

對Y而言，像這樣的立場判斷並無法自由選擇。在(b)例中的使用方式已經完全的被規則化。「家人」是所有集團關係中最優先的「自己人」，在此之外，對自

己所屬的群體，如公司、學校、鄰人等，則必須依照社會脈絡，來判斷對象是否為「自己人／外人」。

將關係整理過後，判斷對方是否期盼自己實行謙虛，並以謙虛方式描述內團體的行為規範，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如圖－11）：

- 對發話者而言，話中的人物是否自己人
- 對發話者而言，談話對象是否自己人
- 談話內容的人物與談話對象是否自己人



圖－11：「自己人／外人」的判斷關係圖。

上述「自己人」並不限於家人以及親戚，也可能包含像公司或學校等各種團體關係。互動雙方必須考量各自在溝通場合中所抱持的立場，謙虛行為的表現方式也會產生規則性的變化。一般而言，外國人在學習日語時感到困難的地方，並不是如何活用敬語的文法，而是如何理解上述的認知構造習慣。

觀察日語的運用規則，就能從中得知：日本人經常藉由認知自己以及談話對象，甚至第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內團體或外團體，而來進行溝通。對自己以及對方而言，如果不先判斷對方是自己人或是他人，就無法正確的使用尊敬語或謙讓語。實際上經歷過充分社會化過程的成年人，幾乎不會誤用尊敬語與謙讓語。因此，我們可以說，所謂謙虛行為的規範，就是「適當的認知與判斷自己人／他人，並且藉由溝通將此關係互相傳遞。」

1.3 感情的親疏與結構的親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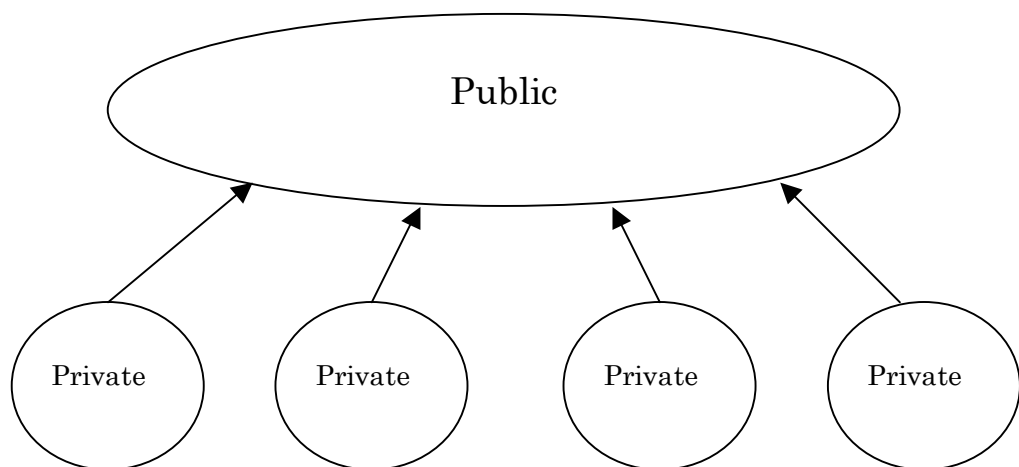
研究一雖然操弄發話者與目標對象之間的親疏關係，但仔細檢視所謂的親疏關係，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混雜著「感情的親疏」以及「結構的親疏」兩個要素。對於對方所抱持的情感上的距離感，如「性格一拍即合／不合」、「喜歡／討厭」等，為感情的親疏。相對的，以構成大眾社會的團體為單位，基於社會結構的距離感，如「有血緣／無血緣」、「同公司／不同公司」、「同學校／不同學校」等，為結構的親疏。在研究一所使用的情境故事中，我們比較談話對象屬於外團體的「親近人物」與「疏遠人物」，但是在研究一中卻無法判斷該「親近／疏遠」的因素是基於感情或是結構的親疏，亦無法判斷它如何發生影響。

以往操弄親疏關係的先行研究，並沒有區別感情的親疏與結構的親疏，也沒有深入加以探討（e.g. 林 & 山口，2004；齊藤，2006；Tanaka, 2003）。如前文所示，從語言運用的角度來看，在表現謙虛行為的社會脈絡中，如何判斷「內

團體／外團體」是十分重要的關鍵要素。筆者認為：因為認知團體的結構而產生的行為規範，在台日之間有顯著的文化差異。下一節將探討結構的親疏是否影響謙虛行為，及其背後的社會結構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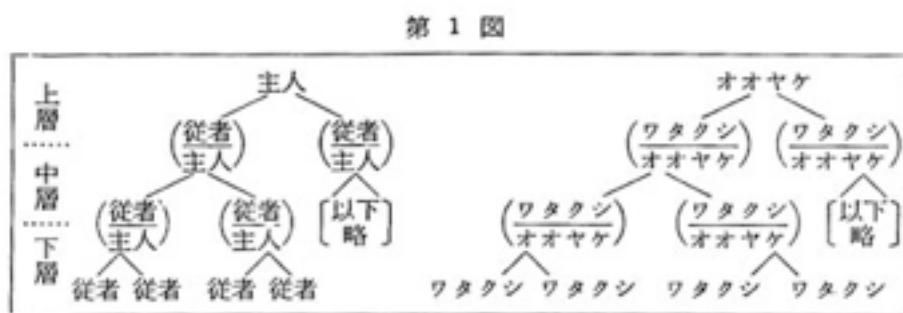
1.4 有賀的家族理論模型：以「忠」作為社會基礎的日本文化

欲解釋研究一中所顯示的台日現象差異，此處必須引入日本早期社會學者有賀喜左衛門所提出的一個理論模型。他在日本傳統農村家庭社會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field work study）後，在1967年發表了題為〈公與私〉的學術論文。其中提到，「公」在英語翻譯為Public，而「私」則翻譯成Private。但是，有賀指出：在英語及日語中，其意義所包含的概念卻有所不同（有賀，1967）。在西歐的社會結構中，Public是獨一無二的，大家在概念上先有一個稱之為Public的共同平臺（platform），所有的個人都是對著Public（如圖－12）。



圖－12：西歐的Public/Private 社會結構。

相對的，在日本「公（オオヤケ）」並不是獨一無二，而是多數的存在。如以家庭為最小的集團來說，家長就是「公」，而家長以外的成員就是「私（ワタクシ）」。在該家長所屬的上位集團中，家長就成為「私」，並相對產生另外一個「公」，即所謂的「公人」。有賀所考量的家族模型，是巢狀的結構（nested structure）。日本傳統社會的結構和西歐獨一無二的public不同的是：其中夾著家族以及中間團體，而形成疊層狀的「公與私」。



圖一13 有賀的日本傳統家族模型。

日本文化之所以產生上述的社會結構，其歷史背景源自日本獨特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以「忠」作為基礎的道德規範。儒家從中國大陸傳到日本之初，日本和中國、台灣、韓國一樣，都是將「孝」置於「忠」之前。但是在江戶時代中期（18世紀末期），以藤田幽谷與會澤正志齋等提倡的水戶學作為轉捩點，日本的儒家思想逐漸變遷為「忠」優先於「孝」。當時的日本有276個稱為「藩」的小國家，並且實行了所謂「幕藩體制」的雙重支配。所謂的「雙重」，是以大名為頂點的藩各自為封建領主的自治體，以及以中央政府的將軍作為頂點的幕府自治體。自從

水戶學成為幕府所制定的國家道德教義之後，「以幕府為頂點的公」的國家體制意識就滲透到全國。幕府崩解後，在明治維新時期，國家體制轉換成近代的統治方式，更加強化以「忠」作為基底的儒家思想。明治政府在1890年發布「教育勅語」，全國一致，徹底實施以對天皇的忠誠作為軸心的道德教育。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這種道德思想沸騰到最高點，當時以「為天皇而死就是孝行」作為中心，全體國民團結一致，為戰爭犧牲奉獻。戰爭過後，教育勅語遭到否定，以對天皇的「忠」作為中心的道德思想也就此崩解。但是正如有賀的家族模型所示，筆者認為：以疊層狀的「公與私」作為基底而構成的社會組織，對日本人獨特的道德與行為規範仍然有莫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台灣的文化中，以「孝」作為基底的儒家傳統思想則對台灣的道德規範有較大的影響。Hwang（1998）指出：子女對父母的「孝」，是一種必須無條件實行的「積極義務」，不能隨個人的意思來決定「做」或「不做」，故可以稱之為「無條件的積極義務」。此外，關於「忠」的概念，儒家雖然把「君仁臣忠」界定為一種「積極義務」，然而，「臣」在實行此種義務的時候，卻必須考量各種客觀條件，來判斷他是否要「盡忠」。換言之，「盡忠」是一種典型的「不完全義務」，我們可以稱之為「有條件的積極義務」。由這些觀點可以得知，在台灣文化中，儒家思想對「忠」與「孝」的概念一直有明顯的區分，有別於日本文化，並沒有在歷史的洪流中發生混合或反轉的情形。因此，較為上位的「公」並不是絕對的存在，在道德行為規範之中，家族的角色義務也被列為最優先。台灣文化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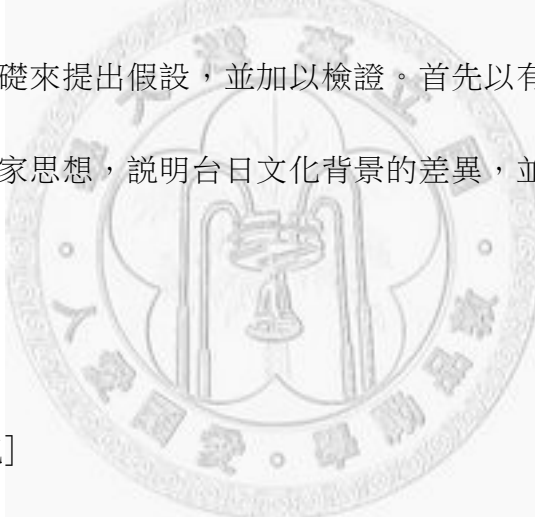
調「家」是實踐道德的地方，但在公的社會結構中，「家」應當定位在何種位置，比較沒有清楚的意識。

思考台日的文化背景差異，以及他們對「自己人／外人」認知不同所導致的影響，就能夠說明研究一中所發現的有關台日謙虛現象的差異。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假設

研究一的結果顯示：在日本文化中，對發話者而言，談話對象如果是很親近的人，將會抑制發話者論述內團體時的謙虛程度；在雙方疏遠的情形下，將會促進其內團體的謙虛程度。相對的，在台灣文化之下，發話者與談話對象之間的親疏關係，對其內團體謙虛程度並不產生影響。研究二對此現象提出有關台日社會結構認知差異的推論，試圖藉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研究一所發現的台日差異。以此推論為基礎來提出假設，並加以檢證。首先以有賀的家族模型與「忠／孝」作為基底的儒家思想，說明台日文化背景的差異，並以下列推論解釋研究一的結果：



[推論 1：日本的情況]

日本文化中的社會結構認知，受到如有賀理論所說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因此在研究一所操弄的情境變項，對日本的參與者會產生特殊的效果。

研究一的情境故事2可重新整理成關係圖－14：首先，對話情境1與對話情境2的談話對象，在此分別稱為Target1以及Target2。「發話者（我）對外部說明自己的指導教授」時，對發話者而言，以指導教授作為頂點的「研究班」是屬於內團體的自己人。Target1與Target2對發話者而言，都不是屬於同一個研究班的學生，因此，從發話者的角度來看，他們都是屬於外團體的他人。由於上述結構認知的

作用，發話者對Target1以及Target2描述其指導教授時，都會產生所謂內團體謙虛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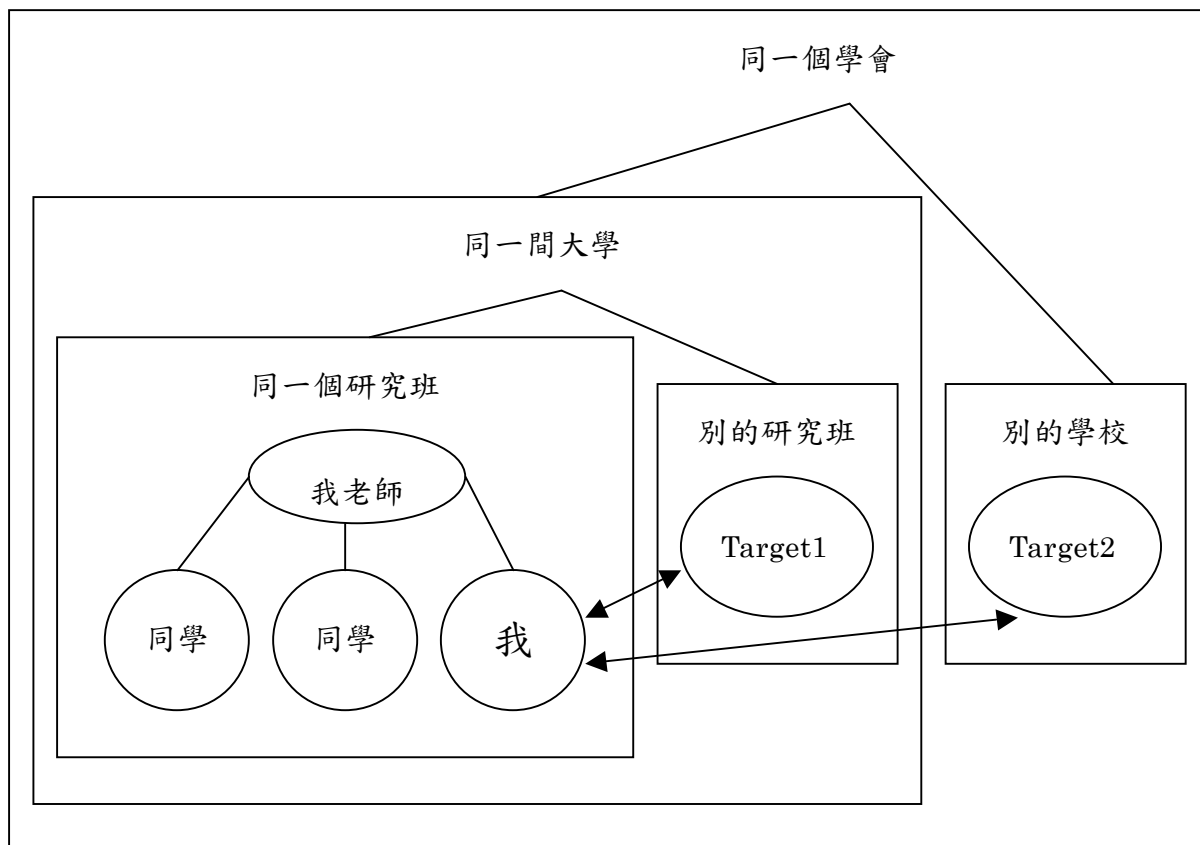


圖-14：推論1 日本參與者所認知的結構關係。

此處值得思考的是發話者跟兩位Target之間結構上的距離。Target1與發話者是屬於同一個大學的學生。在研究一中所呈現的故事情境中，發話者與Target1是屬於外團體的關係，但是如果在此導入「研究班」之外所謂「大學」的團體概念，發話者與Target1的關係就會成為內團體（如圖-14）。假如兩人以「同一所大學的學生」的情境脈絡中對話，指導教授就會從「我的教授」變成「（發話者與Target1共通的）我們的教授」，就不會發生內團體的謙虛行為。在實際日常生活中，發話者與Target1的關係在結構上很可能變成內團體的親近關係。

此時跟Target1相較之下，對發話者而言，Target2在結構上屬於疏遠的存在。如果發話者與Target2要成為同一個內團體關係，我們可以設定他們屬於「同一個學會」。但是由於這種結構上的距離較遠，日常生活上比較少出現這樣的對話，像Target1由外團體關係成為內團體關係的變化，也比較難以產生。因此對發話者以及指導教授而言，target2是十分固定的外團體關係的他人，因此時常保有內團體的謙虛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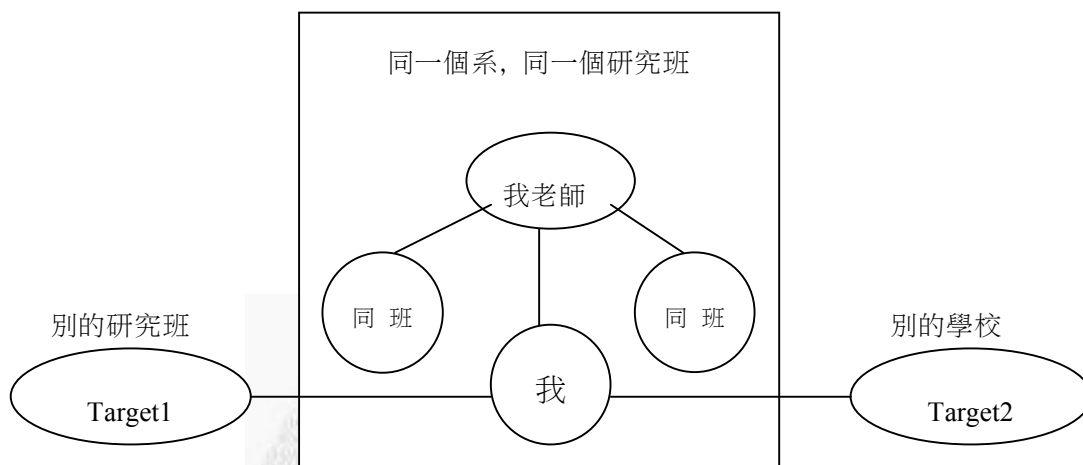
上述發話者對兩個Target在結構上的距離感差異，是針對研究一發現的謙虛程度變化所作的推論。換言之，在縱向結構之下，依照情景的不同，距離較近的Target1容易與發話者產生內團體關係。對於這樣的對象，發話者的謙虛程度將受到抑制，導致謙虛行為消失。另一方面，在結構上距離較遠的Target2，成為自己的或然率非常的低。對於這樣的對象，發話者就會產生促進謙虛程度的效果。

[推論 2：台灣的情況]

研究一的結果顯示：無論是在何種對話情境，台灣參與者的謙虛程度都維持不變。我們可以推論：台灣文化中，並沒有如有賀模型縱向結構的認知。對台灣群的參與者而言，研究一的情境故事2中，結構上親疏關係的認知可繪如圖-15。

台灣的結構認知並不是要將對方在全體結構中如何定位，而是根據對方是否屬於自己所屬的團體，作出較為單純的判斷。因此比較難以認知日本人所理解的結構上的距離關係。我們可以推論：台灣文化的特徵為沒有意識到「『家』在公的

社會結構中的定位，亦即在縱向社會組織秩序上的定位」。在台灣，由於使發話者與談話對象雙方成為自己人關係的「上位的公」並不存在，因此可以推論：發話者的謙虛程度不會產生變化。其謙虛行為也不會有所變化。



圖一15：推論2 台灣參與者所認知的結構關係。

如緒論所述，在研究一的情境故事中，發話者以及目標之間的親疏關係中，混合著結構上的親疏以及感情上的親疏。為檢驗上述假設，在研究二中為了要更進一步分析研究一的情境狀況，刻意設計出單純以結構上的親疏作為變項，感情親疏則為固定因素的兩個情境故事。如有賀的家族模型所示，在日本文化中，存在著以「上位的公」為基礎，下位團體同時成為一體化之內團體的文化規範。為檢驗此現象，在一個情境故事中，設定包含雙方在內的「上位的公」，另一個情境故事則不設定「上位的公」，作為對照。然後再以與研究一同樣的方式，探討「有／無上位的公」是否會影響內團體的謙虛程度。

[研究二 假設]

在日本文化中，在上位團體（上位的公）之下，在某外團體中，如果包含著同一個內團體的結構關係，發話者描述內團體的謙虛程度將會受到抑制。相對之下，在沒有上位團體的結構關係之中，內團體的謙虛程度將得以促進。另一方面，在台灣文化中，有無上位團體的情境因素，不會影響內團體的謙虛程度。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情境故事的製作

和研究一同樣的，參與者將透過情境故事，設想「發話者對談話對象描述某個不在場人物的情境」。此處作為話題中第三者的人物，為發話者所尊敬的某內團體的特定人物（在此為父親）。對作為談話對象的Target則設定「有／無上位的公」兩種情況。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探討：此時，發話者應該以何種程度的謙虛態度來表現關於第三者的話題，也就是探討發話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將會根據有／無共通的上位團體，產生何種變化。

由於日本人在描述他人的利他特質（Other-profitable traits；OP特質）如「同理心」、「正直」等不會作自我謙抑，但在描述其「能力」或「權力」等利己特質（Self-profitable trait；SP特質）時，則會作自我謙抑（Sedikides, Gaertner & Toguchi, 2003; Yamaguchi & Lin, 2003）。因此研究二修正了謙虛內容的項目，將研究一用來測量謙抑的內容中，刪除「人格」、「尊敬度」、「親密度」三個向度，另外加上「經歷」、「教養」與「興趣」。新設定的「經歷」、「能力」、「努力」、「名聲」、「業績」、「教養」、「興趣」七個向度均為對自己有利的OP特質（「興趣」的情境故事使其聯想到經濟的富裕程度，因此在此也為OP特質之一）。

茲以問卷中提供給參與者的情境故事為例，作具體的說明：

「建成引以為傲的父親」

建成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他的父親，家榮在電機製造大廠的研究開發部工作。

家榮曾經到美國留學，並取得了電子工程的博士學位，回國之後即在製造商的研究開發部工作，日夜累積研究成果。他勤奮努力，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也絕不輕言放棄，總是克服一個個的難關，到現在也參與了許多熱銷產品的開發。家榮的功績在公司內外獲得了好評，也曾被報紙和電視採訪過。

另外，家榮也相當關心家庭裡的大小事。對建成來說，是相當值得依靠的父親。家榮學富五車，對升學考的課業有問必答。家榮喜愛車，尤其是高級骨董進口車。週末常開車帶家族成員一起散心。

建成十分尊敬這樣的父親。

情境故事的主角為建成，家榮則是他的父親。家榮在「經歷」、「能力」、「努力」、「業績」、「名聲」、「教養」等六個向度上都是非常優秀的人物，建成非常尊敬家榮。從家榮的「興趣」方面，可以聯想到建成一家經濟富裕的情形

在呈現上述的親子關係之後，先讓參與者想像以下的對話情境（見次頁）。

[對話情境1]

建成為了大學工學院考試，開始到補習班補習，並且在補習班認識別校同學志雄。某天，志雄的父親開車來接他的時候，家在同方向的建成，順路搭上志雄的順風車。建成和志雄的父親是第一次見面。

建成：您好，抱歉麻煩您了。

志雄的父親：不用客氣，一起上車吧。

建成：謝謝，那就真的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車內的對話)

志雄：我爸在出版社工作，是個雜誌編輯，你爸爸呢？

建成：我的爸爸是在電機製造商工作。

志雄的父親：這樣啊。也就是說，您父親是工程師嗎？

建成：啊，對，沒錯。

志雄：那麼你想要進修工學院，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囉？我還挺好奇的。你父親是怎麼樣的人？

建成：我的爸爸是．．．(針對兩位，建成介紹他父親的事情)

對話情境1中的人物關係可整理如下：

發話者：建成

談話對象：志雄與志雄的父親

話題中的第三者：家榮（建成的父親）

對話情境1所設定的情況包含以下兩點：

（1）建成在敘述屬於自己人的父親時，志雄及其父親都是屬於外團體的人物。

（2）建成的父親（家榮）與志雄的父親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他們之間並不存在上位的公。

在對話情境1中，發話者以及談話對象之間並不存在「上位的公」。因此建成一家以及志雄一家也不會相互發生內團體化的結構關係。相對之下，此另外設計

出如下的對話情境2：

[對話情境2]

建成為了大學工學院考試，開始到補習班補習，並且在補習班認識別校同學彥廷。某天，彥廷的父親開車來接他的時候，家在同方向的建成，順路搭上彥廷的順風車。建成和彥廷的父親是第一次見面。

建成：您好，抱歉麻煩您了。

彥廷的父親：不用客氣，一起上車吧。

建成：謝謝，那就真的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車內的對話)

彥廷：我爸爸在M電機工作喔。

建成：真的嗎？我爸爸也在M電機耶。

彥廷的父親：真是湊巧。你父親和我原來在同一個公司工作啊。

建成：對。他是研究開發部的工程師。叫做林家榮。您認識他嗎？

彥廷的父親：很可惜，我不認識他。我在宣傳部工作，所以跟他沒有見面過。這

家公司規模太大，所以員工太多了。

彥廷：那麼你想要進修工學院，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囉？那我還挺好奇的。你父親是怎麼樣的人？

建成：我的爸爸是．．．(針對兩位，建成介紹他父親的事情)

對話情境2中的人物關係可整理如下：

發話者：建成

談話對象：彥廷與彥廷的父親

話題中的第三者：家榮（建成的父親）

對話情景1所設定的情況包含以下兩點：

- (1) 建成在敘述屬於自己人的父親時，彥廷以及彥廷的父親都是屬於外團體的人物。
- (2) 建成的父親（家榮），與彥廷的父親在同一間公司工作，他們兩人之間存在著「上位的公」。

與對話情境1不同的是第（2）點。該情境設定雙方的父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給予他們共同的「上位的公」。建成一家與彥廷一家也因此存在著內集團化的結構因素。除此之外，為了防止其他因素的干擾，其他內容盡量保持與對話情境1一致。和研究一不同的是：研究二並不涉及「親近的朋友」、「疏遠的朋友」等相關敘述。這兩種對話情境的結構可以整理如下圖－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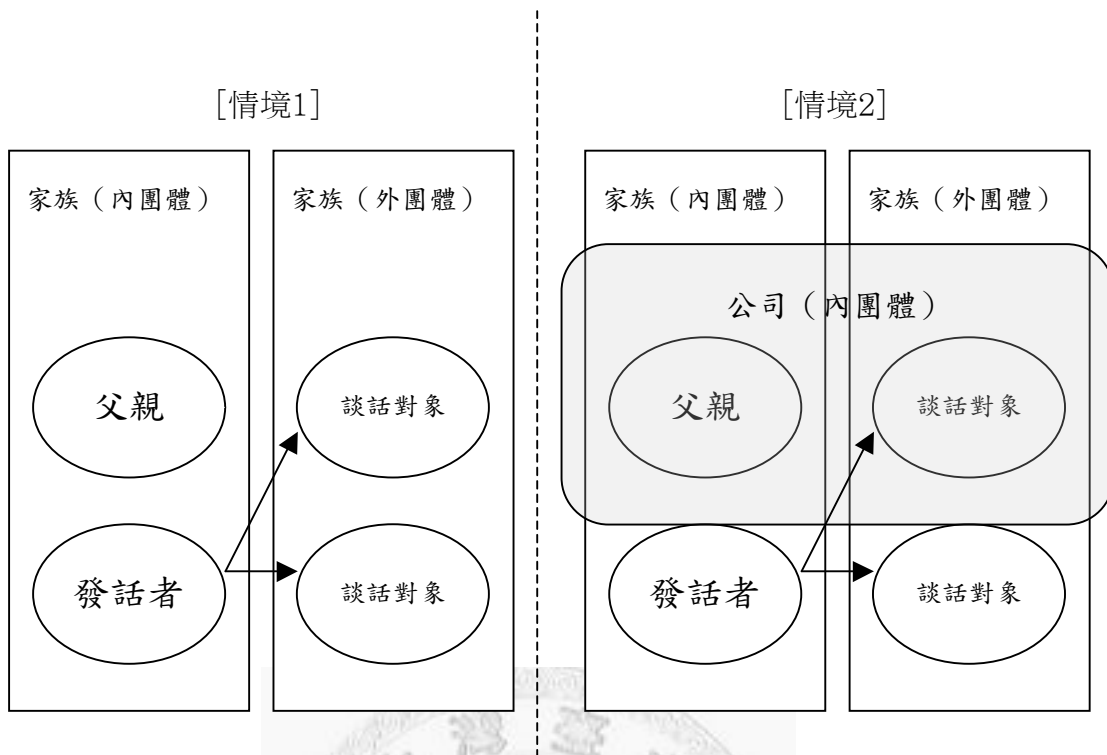


圖-16：研究二情境故事中的關係圖。

無論是在對話情境1或2，對發話者的「家族」而言，談話對象都是屬於外團體。因此，發話者在陳述自己父親的時候，必然已經認知到自己人和他人的區別，並對外採取內團體的謙抑行為。但是在對話情境2，由於附加「公司」的「上位的公」，讓參與者意識到：在同一家公司中的兩位父親，是屬於內團體的關係。

依變項與研究一採用同樣的方法，詢問參與者，如果站在建成（發話者）的立場，對於談話對象應該以何種謙虛的程度，來描述有關家榮（父親）的事情，並藉由他們在各向度上的反應，來測量其內集團謙虛程度。參與者必須在李克特四點量尺上對於各種向度評估：「關於○○的事情，需不需要謙虛地表現」。

3.2 研究程序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在日本為日文，在台灣則為華語的版本，並用還原翻譯（back translation）的方法，求其內容的統一性。2008年2月至5月期間，在國立台灣大學以及東京都內的早稻田大學，以大學生以及研究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均於現場發送並回收。台灣方面收回的有效問卷為92份，平均年齡為20.6歲（SD=1.2）；日本方面則為92份，平均年齡為20.6歲（SD=1.7）。



第四章 結果分析和討論

4.1 依因素分析選定向度

與研究一採用同樣的方法，將全體參與者對七個項目的反應進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中假設：這七個向度所測的共同因素反映單一的「謙虛程度」，因此本研究設定的共同因素數值為1，並以此計算各項目的因素負荷量。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經歷／能力／名聲／成就等四個變數背後存在著共同因素。相對之下努力／教養／興趣等三個變數有較高的獨特性（uniqueness）（見表－10），以及較低的共同性（communality）（見次頁表－11）。

表－10

研究二：因素數值定為1時，各項變數的獨特性。

變數	經歷	能力	努力	名聲	成就	教養	興趣
Uniquenesses	.544	.587	.920	.442	.500	.782	.877

表-11

研究二：調整前的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共同性 (communality)
經歷	.668	.446
能力	.642	.413
努力	.283	.080
名聲	.747	.558
成就	.707	.500
教養	.467	.218
興趣	.350	.123
特徵值 (SS loading)	2.337	
解釋量 (proportion var.)	.334	

將努力／教養／興趣等三個項目剔除之後，再以同樣方法進行因素分析，其結果列於表-12。

表-12

研究二：調整後的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共同性 (communality)
經歷	.625	.391
能力	.596	.355
名聲	.788	.621
成就	.749	.561
特徵值 (SS loading)	1.927	
解釋量 (proportion var.)	.482	

將努力／教養／興趣等三個項目剔除後，共同因素的解釋量也從.334提高到.482。因此本研究最後只探討經歷／能力／名聲／成就等四個謙虛程度向度。依上述程序所確認的共同因素在此稱「內團體謙虛程度」，而該四個向度合計的分數，則稱為「內團體謙虛程度得分」。

4.2 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讓參與者在「(無/有)上位的公」的兩個條件中回答問題；因此，本研究的設計是以「文化(日本/台灣)」為受試者間變項，「上位的公」為受試者內變項的分割實驗設計(Split-Plot Factorial Design; SPF-2·2)。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圖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分別列於圖-17和表-13：

A:文化(a_1 :日本、 a_2 :台灣)，B:上位的公(b_1 :無、 b_2 :有)，

n:參與者

		Treat. Comb.	Treat. Comb.
		$a_j b_1$	$a_j b_2$
a_1	n_1	$a_1 b_1$	$a_1 b_2$
	⋮	⋮	⋮
	n_i	$a_i b_1$	$a_i b_2$
a_2	n_{i+1}	$a_2 b_1$	$a_2 b_2$
	⋮	⋮	⋮
	n_{2i}	$a_2 b_1$	$a_2 b_2$

圖-17 研究二：SPF-2·2設計概念圖。

表－13

研究二：變異數分析結果 (result table)。

Source	Sum Square	df	Mean Square	F-value	P-value
文化	249.48	1	249.48	16.23	.001*
上位的公	83.22	1	83.22	14.86	.001*
文化×上位的公	75.79	1	75.79	13.53	.001*
Total	4226.04	687			

* $p < .001$.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文化」和「上位的公」兩個因素的主要效果 ($F=16.23$, $p < .001$; $F=14.86$, $p < .001$)，以及兩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 ($F=13.53$, $p < .001$)，皆達到顯著的水準。本研究發現「文化」和「上位的公」的交互作用，其意義是說：在台灣和日本，「內團體和談話對象之間有無上位的公」，此一情境因素對發話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有不同的影響。這個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

跟研究一不同的是：在研究二中，「文化」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水準。和台灣相比，日本參與者的謙虛程度較強。但是，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比較台日之間謙虛程度的絕對量，而是在考量脈絡因素之後，比較台日參與者謙虛程度的變化量。因此，「文化」因素的主要效果不會影響本研究結果的解釋。

研究二雖然發現，「上位的公」此一變項有主要效果，但是將台日資料分別分析的結果發現，在台灣「上位的公」因素並沒有影響到參與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各個文化的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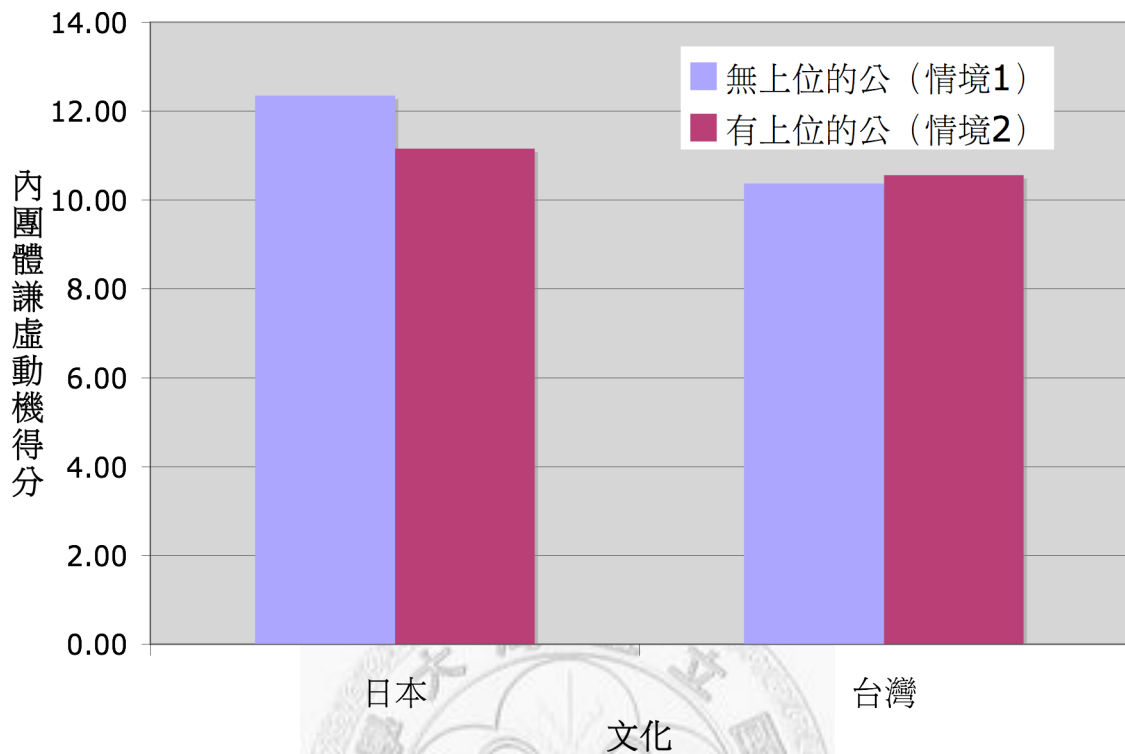
4.3 對話情境別之台日比較

由於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文化」與「上位的公」兩變項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將日本以及台灣的資料，針對其對話情境「有／無上位的公」，比較其內團體謙虛程度的變化，並以圖像表示於表－14及圖－18。

表－14

研究二：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有／無上位的公」的談話對象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日本		台灣	
	平均	SD	平均	SD
無上位的公（情境1）	12.35	1.71	10.37	2.41
有上位的公（情境2）	11.16	2.13	10.57	2.64



圖一18：研究二：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有／無上位的公」的談話對象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在日本參與者中，與發話者和談話對象之間沒有「上位的公」的情境相比，當雙方之間有「上位的公」時，其內團體謙虛程度 ($m_1=12.35$ ； $m_2=11.56$) 有所降低 ($t=5.18$ ， $p<.001$)。在同樣的情境脈絡下，台灣參與者內團體謙虛程度略微增加 ($m_1=10.37$ ； $m_2=10.57$)，但是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t=0.13$ ；n.s.)。此一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台灣，「有／無上位的公」此一變項並沒有影響到參與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支持本研究的假設。

本研究同時亦將日本及台灣參與者在各向度上表現出來的內團體謙虛程度變化，以圖像表示如圖一19、20，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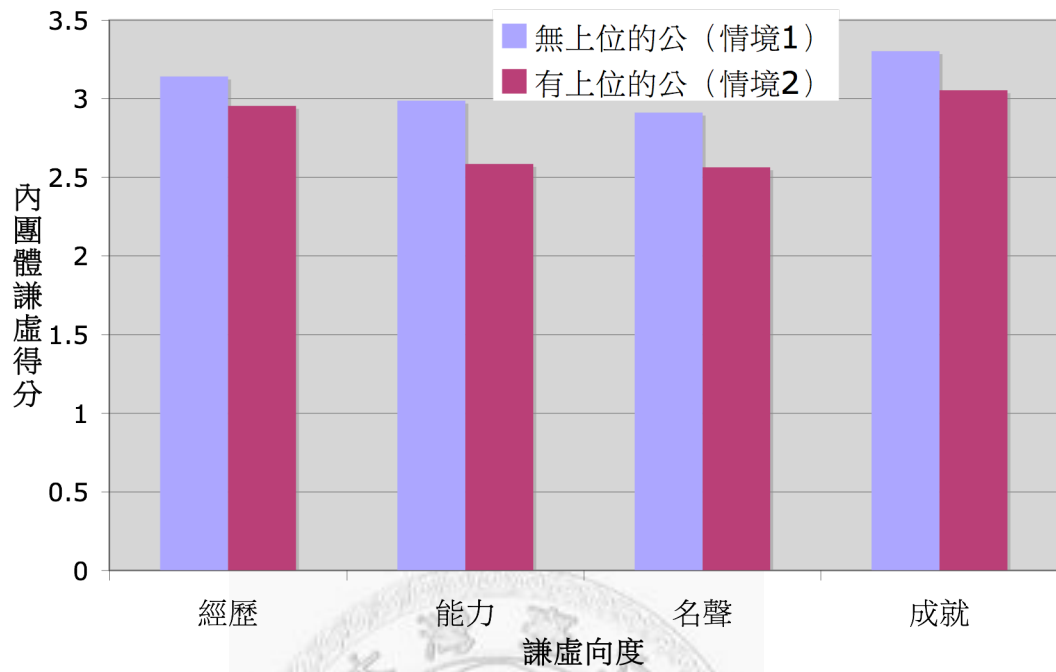


圖-19：研究二：日本群 各自向度上的謙虛程度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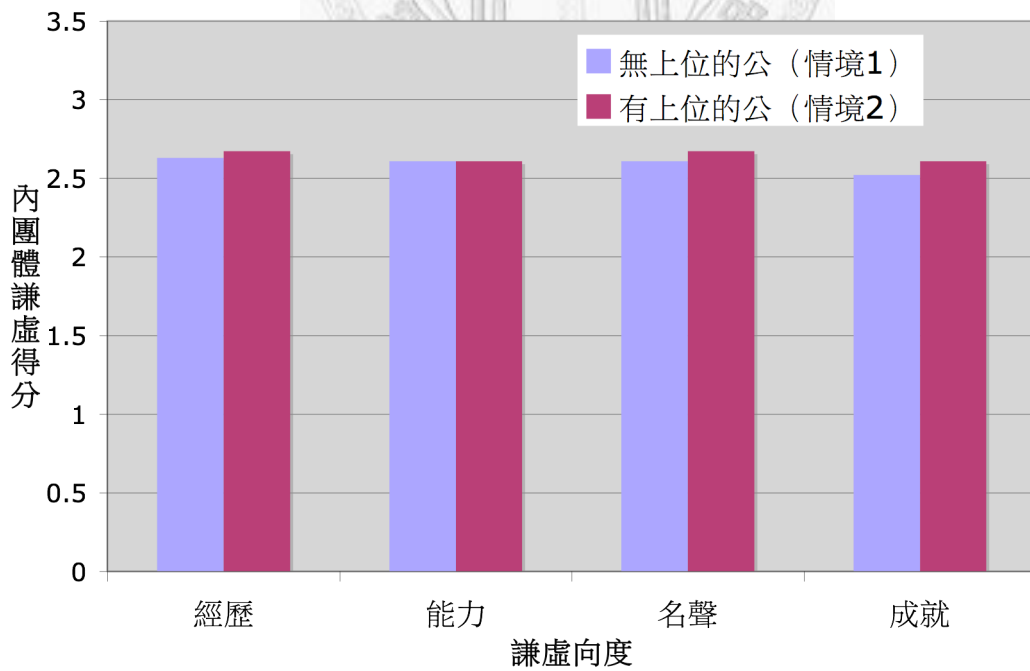


圖-20：研究二：台灣群 各自向度上的謙虛程度變化。

4.4 討論

在研究二中，日本參與者的結果顯示：導入「上位的公」的情境因素，參與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將會減弱。但台灣的參與者並沒有測出對應的變化。此一結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設。本研究的序論提到，在日本，以謙虛的方式描述內團體成員的行為規範（即：表現謙虛是否為人所期盼），會受到下列三個因素的影響；

- (1) 對發話者而言，話中的人物是否為自己人
- (2) 對發話者而言，談話對象（Target）是否為自己人
- (3) 談話內容中的人物與談話對象（Target）是否為自己人

第(3)個因素的影響比較間接。例如在對話情境2中：雖然發話者和談話對象互相是外團體的關係，但是他們兩位的父親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屬於同一個內團體。這個上位的內團體關係，可拉近雙方當事人的結構距離，使他們不是純粹的外團體關係。因而減弱了「在外人面前必須表現謙虛」的行動規範，因此發話者的謙虛程度減弱。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日本的參與者在情境故事中必須作以下兩點判斷：

- (1) 對話題中的人物（發話者的父親）而言，談話對象（特別是對方的父親）的存在，依照情況的不同，跟他可以是內團體關係，也可以是外團體關係，雙方在結構上的距離感比對話情境1要來得親近。
- (2) 發話者(兒子)認知到兩位父親在結構上的距離感之後，應該將此關係反映在談話的表現上。

尤其是第(2)個判斷，可以支持筆者在序論中的推論：謙虛行為，是適當的認知與判斷對話雙方為「自己人／他人」，並且將此關係藉由溝通互相傳遞。對發話者而言，談話對象無法在「個人」的基礎上直接成為其內團體關係。但日本參與者可能是先解讀兩家的父親同為內團體的人物，可以涵蓋在同樣「上位的公」的結構下，也就是所謂「家」的社會結構，並且在當下判斷應以「減弱謙虛程度」的方式，來向對方表達該關係。

另一方面，有／無「上位的公」的情境因素，對台灣參與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並未造成任何影響。台灣參與者的判斷結果可以說明如下：

- (1) 謙虛是個人基於其立場應該採取的行為。情境1與情境2對發話者與談話對象在個人層次上的關係並沒有影響。
- (2) 雖然會因為有「上位的公」、或雙方父親的人際關係存在，而將談話對象的父親與自己父親解讀為內團體關係；可是他們並不會在現場對話中反映出該關係性。

無論如何，對台灣參與者而言，在情境1與2之間，並沒有任何認知因素的差異會影響發話者本身的謙虛行為。從台灣參與者的結果，也可以推斷台灣文化中「家」與社會構造的意義。台灣的儒家思想，雖然很重視「家」在道德實踐方面的地位，但就社會結構的層次來說，他們並沒有「公家」的概念，而是以個人的家為主體，來判斷「自己人／外人」的區別，上位的團體以及團體之間的關係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判斷，這是台灣文化的溝通規範。

第五章 綜合討論

正如研究一與研究二的結果所示，筆者認為：發話者將他認知到的社會關係結構交織在談話中，向對方傳達，正是東亞文化圈所謂「謙虛」的實質意義。在此一觀點而言，筆者並不贊同部分研究者的見解，認為謙虛單純是一種自我呈現（self presentation）以及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的方法。如果在實驗室裡提出問題，讓對方作自我評價，確實可能觀察到參與者為了印象整飾而表現出自我謙卑的現象（村本、山口，1997；馬，2003；鈴木、山岸，2004）。可是，只從這個觀點，並不能說明本研究所欲突顯的主題，也就是台日兩種儒家文化在內團體謙虛行為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差異。筆者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實際發生的謙虛行為，會受到文化規範的束縛，也是一種消極性的義務。特別在日本方面，那是個人透過「家」的概念連結到社會，並在個人之間的溝通上，反映出同屬於某一「公家」之關係的文化規範。筆者認為：遵循這樣的文化規範，在生活上所採取的溝通方式，即為相對敬語及內團體的謙虛行為。

除了謙虛行為之外，在東亞國家之間的文化比較研究，勢必還有許多不同的切入點。本研究以台灣文化中的謙虛行為作為比較對象，以突顯日本文化的特徵。相反地，以日本文化作為比較對象，來分析台灣文化的特徵，也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應可成為未來的研究課題。筆者期待：在日本和台灣對謙虛行為的研究蓬

勃發展之後，一定可以產生出更多新的推論及解釋。因此，筆者衷心希望：對理解「看似很近彷彿又很遠的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化差異，本研究能夠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参考文献

- 北山忍（1997）。文化心理学となにか。北山忍、東洋、柏木恵子（主編）：
「文化心理学—理論と実証」，頁17-43。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白同善（1993）。絶対敬語と相対敬語：日韓敬語法の比較。「世界の日本語
教育 日本語教育論集」，3，195-207。
- 朱金和（1989）。中日敬語の試比較。「神戸学院大学教養部紀要」，127，
121-130。
- 吉田綾乃、浦光博（2002）。自己卑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印象形成に及ぼ
す影響。「日本社会心理学会第43回発表論文集」，280-281。
- 吉田綾乃、浦光博（2003）。自己卑下呈示を通じた直接的／間接的な適応促
進効果の検討。「日本実験社会心理学」，42（2），120-130。
- 吉田寿夫、加来秀俊、古城和敬（1982）児童の自己提示の発達に関する研究。
「教育心理学研究」，30，30-37。
- 安藤清志（1994）。「見せる自分／見せない自分—自己呈示の社会心理学」。
東京：サイエンス社。
- 有賀喜左衛門（1967）。「有賀喜左衛門著作集4—封建遺制と近代化—」。
東京：未来社。
- 佐々木瑞枝（1994）。「外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東京：講談社現代新書。
- 佐治圭三（1992）。「外国人が間違えやすい日本語の表現の研究」。東京：
ひつじ書房。

村本由紀子、山口勸（1997）。もうひとつのself-serving bias: 日本人の帰属における自己卑下・集団奉仕傾向の共存とその意味について。「実験社会心理学研究」, 37, 65-75。

村上史朗、石黒格（2005）。謙遜の生起に対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ターゲットの効果。「社会心理学研究」, 21, 1-11。

林純姫、山口勸（2004）。日本人の自己卑下が消えるとき—状況規範が日本人の自己卑下に及ぼす影響の検討—。「日本社会心理学会第45回発表論文集」, 156-157。

馬偉軍（2003）。中国人の帰属における自己奉仕的傾向と集団奉仕的傾向。「社会心理学研究」, 19(2), 135-143。

遠藤由美（1995）。謙遜—逆説的自己宣伝—。「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 30, 43-52。

鈴木直人、山岸俊男（2004）。日本人の自己卑下と自己高揚に関する実験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 20, 17-25。

箕浦康子（1997）。文化心理学における<意味>。北山忍、東洋、柏木恵子（主編）：「文化心理学—理論と実証」, 頁44-63。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斉藤勇（2006）。「日本人の自己呈示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東京：誠信書房。

- Heine, S. J., Lehman, D. R.,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9). Is there a universal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 766-794.
- Hwang, K. K. (1998). Two moralities: Reinterpreting the finding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moral reasoning in Taiwan, *Asia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211-238.
- Lin, C. & Yamaguchi, S. (2003) . The role of self-presentational motive in Japanese self-effac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0th annual meeting of Japanese Group Dynamics Association*, 306-307.
- Markus, H.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Schlenker B. R. (1980). *Impression management : The self-concept,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Inc..
- Sedikides, C. Gaertner, L. & Toguchi, Y. (2003). Pancultural self-enhanc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60-79.
- Tanaka, T. (2003). Self-enhancement and self-criticism in Japanese cultur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4*, 542-551.
- Tedeschi, J. T. & Norman, N. (1985). Social power, self-presentation, and the self. In B. R. Schlenker (Ed.) , *The self and social life* (pp.291-322). New York: McGraw-Hill.

附錄

附錄1 研究一 施測問卷

‘針對第三者謙虛行為’的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學研究所
大導師 慎吾

非常感謝您對本調查協助。本調查是我的碩士論文研究之資料。調查目的，是想了解「內團體／外團體」的人際認知與謙虛表現之間的關係，而做台灣，日本，韓國之間的跨國文化比較。

調查結果被處理為集團數據，因此透過問卷回答不會指定個人。而所有您回答的內容都只使用到本研究分析中，不會轉用到其他目的。

* 請回答以下項目

- 年齡 _____歲
- 性別 男·女
- 所屬 _____大學 _____系·所

* 每個‘脈絡設定’下提示兩種不同的‘對話情景’。您首先仔細看脈絡設定部份，請想起登場人物的關係。接著，請看對話情景，十分理解之後請回答每個項目。

[回答例]

	非常 不應該	不應該	應該	非常 應該
① 關於自己子女的 成績 （畢業一流大學了，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脈絡設定 1]

張永安是K高中1年級的學生。他的父親，張文正的職業是議員，他是當地K市的市議會議員。他曾經去美國留學，學政治學，回台後曾作為國家公務員累積10年經歷，現在他為他一直嚮往的政治人物。他為政治人物的能力非常優秀，腦筋很靈敏。他到現在，一直站在最前列，指責市政的貪污和亂用稅金，其貢獻很多。他在工作上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他親身奔赴市內各處，訪問選民的意見。他到目前為止的工作成果得到讚許，周圍的很多人推薦他當下一屆市長。除了名聲和實績之外，他的人品也很好，廉潔而體貼的個性一直受到選民的喜好。對張永安來講，父親張文正是很仰慕的人物。他每個週末都會陪小孩子玩，例如會出去兜風，也會跟永安一起踢足球。對永安而言父親是個很談得來的知心人，也是將來的目的。永安非常尊敬父親。

[對話情景 1]

張永安回家路上碰到很久沒見的好朋友，小豐。他們兩個國小畢業之後就讀不同的國中，可是他們現在也偶爾玩在一起。他們兩個邊走邊聊時，小豐偶然看到貼在街頭的選舉海報，而問永安。

小豐：「欸，這是你的爸爸吧？你的爸爸應該是，市議會議員，是吧」

永安：「啊啊，對啊。快要投票嘛。爸爸選舉之前都很忙。有時候我也要去幫忙他耶」

小豐：「自己爸爸是議員，真的不簡單耶。我之前去你家玩過很多次，可是我一次都沒看過你爸爸耶。你爸爸是怎樣的人呢？」

永安：「他就是，，，」

* 請選擇符合上述脈絡設定以及對話情景的項目（二者選一）

永安對父親（張文正）...非常尊敬 不太尊敬

永安和小豐...非常親近 非常疏遠

* 如果你站在張永安的立場，永安和親近的小豐談到他爸爸時，是否應該表現出謙抑的態度？請在以下各個評價項目，判斷永安應該表現出謙抑的程度。

	非常 不應該	不應該	應該	非常 應該
① 關於自己父親的 能力 （政治能力佳，腦筋很靈敏，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② 關於自己父親的 努力 （親身奔赴市內各處訪問選民，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③ 關於自己父親的 名聲 （很多人推薦他當下一期市長，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④ 關於自己父親的 成就 （解決市政的貪污和亂用稅金，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⑤ 關於自己父親的 人品 （個性廉潔而體貼，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⑥ 關於自己和父親的 親密度 （很談得來的知心人，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⑦ 關於自己對父親的 尊敬度 （最尊敬的存在，等），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對話情景 2]

張永安在最近開始上的補習班裡面，認識了一個另外學校的同學，叫周志中。因為兩個最近才認識而已，所以互相覺得還不那麼親近。有一天，補習班休息時間的時候，周志中搭訕張永安，而問他。

志中：「你的爸爸是不是真的K市的議員？我剛剛聽別的同學說的耶。」

永安：「啊啊，對啊」

志中：「你是議員的兒子喔，，，好厲害耶。你也要繼承爸爸，將來會當政治家嗎？」

永安：「我不行啊。我能力不強，頭腦也不好啊」

志中：「不會啊，怎麼會。既然你爸爸是議員，應該很厲害。那，他是怎樣的人呢？」

永安：「他就是，，，」

* 請選擇符合上述脈絡設定以及對話情景的項目（二者選一）

張永安和周志中...非常親近 不太親近

周志中和永安的父親...有認識 沒有認識

* 如果你站在張永安的立場，永安和不太親近的周志中談到他爸爸時，是否應該表現出謙抑的態度？請在以下各個評價項目，判斷永安應該表現出謙抑的程度。

	非常 不應該	不應該	應該	非常 應該
① 關於自己父親的 能力 （政治能力佳，腦筋很靈敏，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② 關於自己父親的 努力 （親身奔赴市內各處訪問選民，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③ 關於自己父親的 名聲 （很多人推薦他當下一期市長，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④ 關於自己父親的 成就 （解決市政的貪污和亂用稅金，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⑤ 關於自己父親的 人品 （個性廉潔而體貼，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⑥ 關於自己和父親的 親密度 （很談得來的知心人，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⑦ 關於自己對父親的 尊敬度 （最尊敬的存在，等），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脈絡設定 2]

李建國是 S 大學碩士班 2 年級的學生。他的指導教授王哲明，是五十多歲，非常優秀的學者。他每年精力充沛地發表論文，不輸給年輕研究者，在學會經常得到很高的評價。他到現在得到很多獎賞，常受託國內外的演講。在校園內，他的能力和成果都到達最高水準，是李建國最尊敬的教授。而他很熱心照顧自己的學生，隨時都很親近地對待大家。他很溫柔，人品很紳士。李建國有問題可以去找他，對他有很親近的感覺。

[對話情景 1]

李建國在校園內遇到同班同學小麗了。因為他們兩個的指導教授不同，所以最近上課上較少碰到了，不過他們都屬於同一個社團，還是常會見面。李建國和小麗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什麼困難，都會互相幫助。

李建國：「嘿，辛苦了。你剛下課了啊？」

小麗：「不是啊。我剛去找我的指導老師耶」

李建國：「論文的指導嗎？怎樣？老師跟你說什麼嗎？」

小麗：「有啊。我的老師很嚴格，所以真的很辛苦耶。我有點開始想，，，我會不會換題目耶。欸，你的老師應該，，，是王哲明老師吧？因為我沒上過他的課，所以不太知道耶。王老師是什麼樣人呢？」

李建國：「他就是，，，」

* 請選擇符合上述脈絡設定以及對話情景的項目（二者選一）

李建國對自己的指導老師（王哲明）...非常尊敬 不太尊敬

李建國和小麗...非常親近 非常疏遠

* 如果你站在李建國的立場，李建國和親近的小麗談到他的指導老師時，是否應該表現出謙抑的態度？請在以下各個評價項目，判斷李建國應該表現出謙抑的程度。

	非常 不應該	不應該	應該	非常 應該
①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能力 （持有最高水準的能力，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②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努力 （精力充沛地發表論文，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③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名聲 （在學會經常得到很高的評價，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④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成就 （得到很多獎賞，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⑤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人品 （很溫柔，很紳士，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⑥ 關於自己和指導老師的 親密度 （熱心照顧學生，隨時都很親近，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⑦ 關於自己對指導老師的 尊敬度 （對我而言最尊敬的存在，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對話情景 2]

有一天，李建國參加研討會的時候，有個坐在旁邊的搭訕和他。這位學生叫許美真，是念M大學的研究生。他也是跟李建國一樣，目前在念碩士2年級。因為是初次見面，他很客氣地和李建國搭訕。

許美真：「你好。我叫許美真。在M大學念書。」

李建國：「你好。我叫李建國。在S大學念書。」

許美真：「喔，你念S大學喔。」

李建國：「對，我在王哲明老師的研究室，做文化比較研究。」

許美真：「啊，你王教授的學生喔。他非常有名耶。可是我沒有看過，還不認識他。王教授是什麼樣的人呢？」

李建國：「他就是，，，」

* 請選擇符合上述脈絡設定以及對話情景的項目（二者選一）

李建國和許美真...非常親近 初次見面，不太親近

許美真和王哲明教授...有認識 沒有認識

* 如果你站在李建國的立場，李建國和初次見面的許美真談到他的指導老師時，是否應該表現出謙抑的態度？請在以下各個評價項目，判斷李建國應該表現出謙抑的程度。

	非常 不應該	不應該	應該	非常 應該
①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能力 （持有最高水準的能力，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②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努力 （精力充沛地發表論文，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③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名聲 （在學會經常得到很高的評價，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④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成就 （得到很多獎賞，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⑤ 關於自己指導老師的 人品 （很溫柔，很紳士，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⑥ 關於自己和指導老師的 親密度 （熱心照顧學生，隨時都很親近，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⑦ 關於自己對指導老師的 尊敬度 （對我而言最尊敬的存在，等），該不該要謙虛地表現	1	2	3	4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附錄2 研究二 施測問卷

針對“謙虛”及“結構認知”的研究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班
大導師 慎吾

首先非常感謝您撥冗協助本人碩士論文之調查。本調查目的是想了解「內團體／外團體」的人際認知與謙虛表現之間的關係，進而比較台灣、日本之間的跨國文化。

本調查結果將會以團體數據進行處理，因此透過本問卷的解答並無法特定於您個人。而您所回答的內容將只為本研究之分析之用，不會轉用於其他目的。

* 請回答以下項目

- 年齡 _____歲
- 性別 男·女
- 所屬 _____大學 _____系·所

* 在一個“脈絡設定”之下提示兩種不同的“對話情境”。請您首先詳讀脈絡設定的部份，釐清登場人物的關係。接著詳讀對話情境，並在十分理解之後回答以下每個項目。

[填寫例]

	非常必要	必要	不必要	完全不必要
① 關於自己子女的 成績 （畢業一流大學了，等），需不需要謙虛地表現	4	3	2	1

[脈絡設定 1] 「建成引以為傲的父親」

建成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他的父親，家榮在電機製造大廠的研究開發部工作。

家榮曾經到美國留學，並取得了電子工程的博士學位，回國之後即在製造商的研究開發部工作，日夜累積研究成果。他勤奮努力，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也絕不輕言放棄，總是克服一個個的難關，到現在也參與了許多熱銷產品的開發。家榮的功績在公司內外獲得了好評，也曾被報紙和電視採訪過。

另外，家榮也相當關心家庭裡的大小事。對建成來說，是相當值得依靠的父親。家榮學富五車，對升學考的課業有問必答。家榮喜愛車，尤其是高級骨董進口車。週末常開車帶家族成員一起散心。

建成十分尊敬這樣的父親。

[對話情境1]

建成為了大學工學院考試，開始到補習班補習，並且在補習班認識別校的同學志雄。某天，志雄的父親開車來接他的時候，家在同方向的建成，順路搭上志雄的順風車。建成和志雄的父親是第一次見面。

建成：您好，抱歉麻煩您了。

志雄的父親：不用客氣，一起上車吧。

建成：謝謝，那就真的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車內的對話)

志雄：我爸在出版社工作，是個雜誌編輯，你爸爸呢？

建成：我的爸爸是在電機製造商工作。

志雄的父親：這樣啊。也就是說，您父親是工程師嗎？

建成：啊，對，沒錯。

志雄：那麼你想要進修工學院，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囉？那我還挺好奇的。你父親是怎麼樣的人？

建成：我的爸爸是……(針對兩位，建成介紹他父親的事情)

[設問]往下一頁

1. 請選擇符合上述脈絡設定以及對話情境的項目（二選一）

* 建成的父親（家榮）和志雄的父親是...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在不同公司上班

* 建成和志雄的父親是...

曾經見過面

初次見面

2. 請依照上述場景及對話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非常 覺得	覺得	不覺得	完全 不覺得
1	建成把志雄當成非常親近的好朋友	4	3	2	1
2	建成對志雄的父親有親近感	4	3	2	1

3. 如果您站在建成的立場的話，您認為建成應該要如何收斂的向志雄、以及志雄的父親表達自己的父親呢？請依據下列的項目，評斷建成應該要在何種謙虛程度之下表達自己父親的事情。

		非常 必要	必要	不必要	完全 不必要
1	關於自己父親傑出的經歷（留學美國，並取得博士學位）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2	關於自己父親優秀的能力（身為優秀的工程師，並從事研究開發）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3	關於自己父親不懶的努力（即使遇到困難也絕不放棄努力克服）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4	關於自己父親優異的業績（從事多項熱銷商品的開發）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5	關於自己父親響亮的名聲（除了公司內外的好評價，還時常登上媒體以及報紙）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6	關於自己父親豐富的學識（學富五車，升學考的課業有問必答）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7	關於自己父親高尚的興趣（喜好高級骨董進口車等）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對話情境2]

建成為了大學工學院考試，開始到補習班補習，並且在補習班認識別校同學彥廷。某天，彥廷的父親開車來接他的時候，家在同方向的建成，順路搭上彥廷的順風車。建成和彥廷的父親是第一次見面。

建成：您好，抱歉麻煩您了。

彥廷的父親：不用客氣，一起上車吧。

建成：謝謝，那就真的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車內的對話)

彥廷：我爸爸在M電機工作喔。

建成：真的嗎？我爸爸也在M電機耶。

彥廷的父親：真是湊巧。你父親和我原來在同一個公司工作啊。

建成：對。他是研究開發部的工程師。叫做林家榮。您認識他嗎？

彥廷的父親：很可惜，我不認識他。我在宣傳部工作，所以跟他沒有見面過。

這家公司規模太大，所以員工太多了。

彥廷：那麼你想要進修工學院，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囉？那我還挺好奇的。

你父親是怎麼樣的人？

建成：我的爸爸是……(針對兩位，建成介紹他父親的事情)

1. 請選擇符合上述脈絡設定以及對話情境的項目(二選一)

* 建成的父親(家榮)和彥廷的父親是...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在不同公司上班

* 建成和彥廷的父親是...

曾經見過面

初次見面

2. 請依照上述場景及對話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非常 覺得	覺得	不覺得	完全 不覺得
1	建成把彥廷當成非常親近的好朋友	4	3	2	1
2	建成對彥廷的父親有親近感	4	3	2	1

3. 如果您站在建成的立場的話，您認為建成應該要如何收斂的向彥廷、以及彥廷的父親表達自己的父親呢？請依據下列的項目，評斷建成應該要在何種謙虛程度之下表達自己父親的事情。

		非常必要	必要	不必要	完全不必要
1	關於自己父親傑出的經歷（留學美國，並取得博士學位）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2	關於自己父親優秀的能力（身為優秀的工程師，並從事研究開發）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3	關於自己父親不懶的努力（即使遇到困難也絕不放棄努力克服）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4	關於自己父親優異的業績（從事多項熱銷商品的開發）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5	關於自己父親響亮的名聲（除了公司內外的好評價，還時常登上媒體以及報紙）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6	關於自己父親豐富的學識（學富五車，升學考的課業有問必答）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7	關於自己父親高尚的興趣（喜好高級骨董進口車等）謙虛且收斂的陳述。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